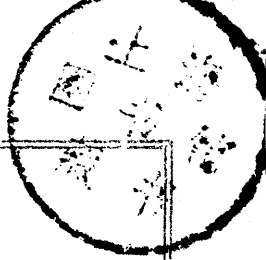


還珠樓
主
金瓶
梅
子

上海滙文書店印行

2



第 二 集

鐵 笛 子 目 次

一 絕處現生機始識溫情出同類

二 劍光搖冷焰夜雨遁孤兒……

三 破窗逃巨寇異地晤良朋……

四 會佳賓茅屋驚黑老敷妙藥轉眼易妍媸……六四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541 212 0036 2989B

四三

二

：

鐵笛子

第二集

還珠樓主著

一 絕處現生機始識溫情出同類

前文旺子，因在玉泉崖上，遇見兩人，都是乃師鐵笛子的對頭，一稱老三，一稱老五，不知姓名，祇看出人頗凶險，神情鬼祟，不似善類，中等身材，叫老三的一個，更是一臉惡相，非但口出惡言，并還想要傷害自己，那叫老五的瘦長子，年紀反要老些，看去約有六十來歲，將老三止住，才未動手，後看出瘦長子，雖是一臉笑容，比那叫老三的，似更陰險，曾打聽王老漢翁媳，語多可疑，急於趕回送信，正往前面飛跑，忽由隔崖山谷中，衝出一夥壯漢，暮色昏黃，不會看清，等到看出這夥人的來歷，知道利害，想要閃避，後一少年，業已喝罵追來，旺子心慌閃避，縱得太猛，少年沒有真實本領，倚仗人多氣盛，祇顧想拿旺子試手，發威出氣，去勢又急，一個收不住脚，被旺子無意之中，撞跌在地，還踏了一脚重的，越發急怒攻心，哭喊大罵，旺子知闖大禍，意欲竄往林中逃走，不料那一帶，竹林太密，等到發現，已自無及，被衆人棍棒矛桿，打倒在地，就此綁起，如非少年，受傷恨毒，想要生擒回去，親手報仇，活活打死，幾乎

當時送了小命，原來那少年，正是離山口兩里來路，張家莊第一家富豪鄉紳張錦元的愛子張興保，弟兄二人，他是老大，年才十九，業已娶有一妻二妾，小時頗有一點鬼聰明，非但會套幾句八股濫調，和做一些風花雪月的對子，并還歡喜舞弄刀槍，嗜好又多，聲色犬馬，琴棋書畫，無一不愛，祇是沒有長性，人更驕狂，見異思遷，人說愛博而情不專，他却連點皮毛，都未得到，便自以爲是，仗着生在富貴人家，財產衆多，人情勢利，父母本就說他聰明絕頂，旁邊的人，再一奉承巴結，越發自命不凡，年紀不到十歲，大人先就說他神童，剛做了兩年童生，又得了文武雙全，風流才子的雅號，乃父人情甚寬，本來到處都有照應，興保雖然浮而不實，却會鬧鬼，仗着從小嬌慣，用錢隨便，教讀先生，是個無行文人，有名的惡訟師，善弄刀筆，手眼通天，表面上還頂着一個名士的雅號，被張家重金聘來，教讀多年，在一個想要求取功名，一個想要於中取利，師徒二人，互相勾結之下，也不知鬧了多少故事，這年應考，興保自知所套陳文濫調，多是老師改本，祇可騙騙父母家人，真要上場，十九無望，乃師更深知這位貴高足的本領，老東家雖然溺愛不明，并非通品，到底舉人出身，做過兩任知府，一任糧道，也算是個半內行，文章雖關各人命運，（彼時功名中人，都是宿命論者，便是才人落選，也說文章憎命，歸諸運數，至多罵上幾句主考瞎了眼事，）但那落卷底稿拿出，却

要使人看得過去，以前還可拿令公郎少有神童之譽，秀發太早，最好使其斂才就範，大器晚成之言推托，如今學生，年已十七，好些比他年紀更輕的童生，均已應考，無法再推，東家偏又望子成名之心太切，不得不硬着頭皮，撞他一撞，正苦木鐘不能撞响，露出破綻，打碎飯碗，不料這位高足，竟先得我心，一聽要考，便向乃師，祕密求教，說文章憎命，自古已然，老師所教，格局太高，恐其不合時宜，萬一主司瞎眼，非但有失家君想望之般，於先生面上，也不大好看，先生足智多謀，如想一方法，使學生博此一領青衿，非但學生，感謝師恩，家君也必有以重報，不是大家都好麼，乃師聞言，自合心意，好在對方，有的是錢，由十六歲起，便奉父命，先學當家，無形中大權在握，儘可隨意揮霍，立索千金，爲之營謀，連關節帶槍替，雙管齊下，非但入學，名次也高，報喜之後，師徒二人，得意洋洋，大罵主司瞎眼，再不受了人情請託，否則，決不能在前三名之外，十七歲便是秀才，又是富貴人家子弟，人更生得秀美，能言善辯，這有名無實的少年才子，竟越傳越大，連本地官府，都認爲是前程萬里，遠大之器，格外另眼相看，與保始而祇是搗鬼裝腔，欺騙父母家人，日子一久，成了習慣，竟將此是金錢買來的臭功名，當成真事，一面附庸風雅，在他大書房中，擺上許多琴棋書畫，絲竹管弦，表示他的多才多藝，一面養了好些武師打手，舞槍弄劍，成羣結隊，騎上駿馬，出

外招搖，算是戎馬書生文武雙全，入學那年，便因乃父急於抱孫，人家又仰慕他的財勢，娶了妻子，也是一家富戶的女兒，長得頗美，娶妻不到半年，先將一個隨房丫頭，收房爲妾，第二年，去往省裏鄉試，偏遇見那任主考，頗有風骨，關防嚴密，無法行賄，關節不成，如非乃師，一同投考，將卷子換過，幾乎交了白卷，結果雖未中上，落卷還看得過，一般人不知乃師槍替，反代不平，與保雖然落第，照樣驕狂，先在省城嫖妓，歸途看中一家民女，又用勢迫利誘，強納爲妾。人還沒有成年，身子已被酒色淘虛，偏要好勇鬥狠，騎馬試劍，常說大丈夫，必須文武雙全，萬里封侯，我決不作那酸丁腐儒，話雖如此，偏無恆心，稍爲會了幾手花拳，便得意非常，自以爲是，這日，見秋高氣爽，一時乘興，帶了許多武師打手，入山打獵，其實他這打獵，照例虛張聲勢，專爲好名，照他本人所習刀槍暗器，休說一鳥一獸，都打不到，本身還要好些人，隨後保護，美其名曰借此演習兵法，觀看山川形勢，以爲將來立功絕域之契，并說諸葛武侯，身統十萬大軍，六出祁山，與曹瞞司馬，逐鹿中原，綸巾羽扇，指揮若定，照樣鼎足三分，何嘗親自動武，等到隨行武師打手，打來野獸，回到家中，却要逞能居功，大言不慚，彷彿追飛逐走，均他一人之力，方能有此大獲，有那心機巧的武師，故意把那野獸打個半死，再由他收全功，或有野獸經過，乘他發箭之時，暗放冷箭，在旁相助，

打倒便算他的，出手的人，固是立得重賞，與保也必以此自滿，彷彿一個專喜說謊的人，日久成習，聽的人還在懷疑，他本人已先相信，竟將自家所說的假話，當成真事，雖是一個浮囂荒淫，狂傲無知的執袴少年，因其家財豪富，用錢如水，祇能討得歡心，從無吝色，這些爪牙豪奴，對他分外恭順，也頗忠心，前年與保，因聽人說，左近有一孤兒，名叫旺子，聰明能幹，能耐勞苦，常來書房窗外，偷聽讀書，往往半日不去，先是一時好奇，想博善名，又聽一武師說，旺子體力甚好，如其學武，必有成就，打算收一得力書僮，并還顯他豪俠好義，提拔寒苦，不料對方，竟不識抬舉，怎麼威迫利誘，俱都不肯，并有決不與人爲奴之言，不由大怒，犯了少爺皮氣，因那書房，鄰近花園旁邊，牆外便是樹林，旺子常往偷聽讀書，自己書房，早已成了掛名差使，除和乃師勾結，裝些斯文，欺騙乃父，冒充才子而外，極少前往，祇有一個十來歲的兄弟，和兩個小舅子，在內讀書，便告老師，見了旺子，立時命人驅逐，不許偷聽，旺子也覺那老師，不像好人，酸氣先看不慣，心生厭惡，不願再去，本已無事，與保彼時，沒有現在驕狂強橫，也未想到打他，偏巧同莊劉太公，是他岳丈，刻薄成家，最善用人，看中旺子能幹，想要收他爲奴，另外還有一家富戶，也是這樣心思，兩家先後命人往說，均被旺子拒絕，并說，我一貧苦孤兒，無田無業，既不當官，又不應役，祇不犯法，便可憑

我力氣吃飯，要我做事容易，講好工錢日月，決不誤事，我不該誰欠誰，無緣無故，要我長期做人奴隸，死也不幹，我雖年輕，沒讀過書，却曉得做人的道理，將來長大，我還要去做事，不能一輩子都在你們有錢人家腳下，隨便受人打罵，并還說了幾句，這三家爲富不仁的閒話，去的豪奴，全都大怒，想要打他，被衆村人勸住，回去一說，都有了氣，立時傳話禁止村中農人，誰也不許用他，如非有一老年紀人，在旁解勸，當時便要綁來吊打，與保比旺子，年長不過幾歲，本來認得面貌，當日打獵回來，因所得野獸甚多，正在說笑得得意，見一村童，由隔崖飛也似急馳而出，衝向人叢之中，本就發怒，想命人抓回喝罵，問其如何這樣大胆，敢在自己人叢中衝過，忽然認出那是旺子，想起前去年，所開狂言，也沒和人說，斷定對方，不敢還手，意欲打倒，顯他本領，親身趕上，滿擬兩拳一脚，便可打倒在地，原無殺人之心，不料身太虛弱，所練幾手花拳，全不濟事，手還未出，人先被人撞倒，傷還不輕，自出娘胎，連重話都未受過一句，第一次吃到這樣苦頭，又禁不得一點痛苦，痛得直哭，事後想起，平日自命英雄才子，將來還要盡忠報國，萬里封侯，馬革裹屍，尙非所計，如何一個英雄豪傑，被人一撞，便號哭起來，衆目之下，已極難堪，何況對方，又是平日看得豬狗不如的放羊娃，這人丟得太大，脚又踏得骨痛欲裂，寸步難行，越想越恨毒，怒火中燒，覺着當時殺死，都不稱

心，意欲生擒回去，慢慢磨折，親自下手，日夜吊打，直到打死爲止，以消惡氣，經此一來，旺子雖然僥倖把命保住，狗子張興保，也全仗此一言，沒有引出別的亂子，旺子深知對頭利害，以前村人，喊他回去，爲各家作工，全是那些農人，憐他孤苦，人又能幹以爲日久事冷，仗着所種的田，都是張家所有，豪奴多半相識，祇向兩個爲人較好，而又有權的豪奴求情，說了許多好話，便喊回來，上面的人，并不知道，也見不着，原是瞞上不瞞下，并非真把人情託到，可是雙方貧富懸殊，輕易也見不到，才得無事，後來王老漢，奉鐵笛子之命，令其移居山口，探出前事，并還再三警告，無事不可去往莊中走動，如見這三家對頭，尤其張家的人，必須遠避，并有張家養有好些武師，如被擒去，誰也難於解救，近年狗子張興保，年長入學，越發驕狂，去年有一外鄉人，與之路過，爲了那人病勢沉重，一時疏忽，不知細底，不知說錯了什麼話，被其聽見，命人擒往莊中，由此失蹤，不見那人出來，想已被殺，你一個未成年的孤兒，我又洗手，隱居多年，不願露出本來面目，你的事雖已過去，遇上仍不免有凶險，到底不可不防，旺子本就存有戒心，一見闖此大禍，料無幸免，心想，別無救星，祇王老漢一人，到了酒舖門首，正拚推上兩根，高聲說話，并向沿途居民，說對方，如何倚衆行凶，將他毒打經過，偷眼一看，王老漢翁媳，均未在內，有一新用店夥，正在做事，也似不會理會，方

想。此去凶多吉少，猛瞥見對面樹下，立着兩人，正是玉泉崖上所遇，師父鐵笛子的對頭，瘦長子手上，還拿着方才在林中丟掉的兩隻烤山雞，雞上沙泥，尙未去淨，心方一動，忽見瘦長子，朝他搖手示意，連使眼色，意似不要再強，白吃眼前虧，猛想起這兩人，曾說師父，中秋重陽之間，要來赴約，令我帶信，告知師父，往硃砂場尋他二人，了那二十三年前，一段公案，這和蝦米一樣的瘦長老漢，決非好人，如何對我表示好意，方才他會想收我爲徒，也許借這機會，將我救出。好勸我拜他做師父，否則，不會如此，心方一喜，忽又想起，王老漢平日所談，師父隱迹風塵，專一周濟窮苦，和貪官污吏土豪惡霸作對，他那救人方法甚多，照例是救到底，與平常那樣，號稱規富濟貧，祇是一時施捨，不問那人善惡，也不管對方以後，能否生活的俠客俠盜，大不相同，秦隴川湘一帶，所有貧苦無告的人，和各地的農人，好些都受過他的幫助，感恩已極，把他當作親人一樣看待，因其深得人心，他肯幫人，人也拚捨性命幫他，到處都有極多的人，與之一體，因此所到之處，從來沒有辦不到的事，救的人不知多少，對他敬愛的人，更不知多少，而他打扮言動，都和常人一樣，毫無足奇，自己聽說，羨慕得了不得，爲此立志，拜他爲師，學他的樣，也去救人，便是武功本領，能比他好，沒有他這樣心思志氣，也不在自己心上，何況這兩人，一臉奸狡，叫老三的一個，更是凶惡，橫

不講理，我如受了他的好處，強迫拜師，豈不討厭，反正此時，還未送命，到了對頭家中，我再相機行事，多麼利害凶惡，祇要這口氣不斷，心思不亂，終可無事，照王老漢所說，人如遇見凶險艱難，如能拿定主意，沈着應付，相機而行，并非不能渡過難關，怕既無用，罵也平白多吃些虧，好在我的力氣，比尋常大人還強，不如停了叫罵，表面聽其自然，暗中留意，到了夜深人靜，再作逃走之計，將來學成本領，尋這駭日的父子報仇，爲這一方的人除害，豈不算得多，這兩個不是好人，不可理他，免得被他救出，師父知道，不再要我做徒弟，豈不冤枉，念頭一轉，越想越有理，裝不看見，把頭一偏，也不再叫罵，衆惡奴聽他忽又叫罵，紛持棍棒，正要亂打，狗子張興保，好名之心最盛，覺着對方，一個放羊娃，許多大人，打他一個，沿途土人，背後定必議論，故意喝道，你們不許亂打，這娃偷我們的東西，不止一次，爲了前年，不許人用他，今日竟敢拿刀行刺，這等小賊，理應送官，自有王法制他，你們由他亂造謠言，直當狗吠，理他作什，旺子暗罵，驢目的，真會想法子冤枉好人，我那把刀，藏在身邊，并未取出，他竟說我行刺，分明想要我命，聽這口氣，必叫狗官動刑，這裏離城頗遠，祇你今夜，不害死我，便有逃生之望，心中暗喜，覺着有了生機，也就住口，山口離張家莊，祇兩三里路，狗子業早被人抬起，急於回去醫傷，吊打旺子，連催快走，不多一會，便

自趕到，那兩個自稱老三老五的外路人，也未見他跟來，到了張家，已然上燈，張老夫妻，聽說愛子打獵，受傷回來，大驚趕出，全家老少，宛如統了馬蜂窩一樣，亂成一片，前呼後擁，把狗子抬到房內，父母妻妾，哭的哭，問的問，彷彿奇禍當頭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連吵帶罵，又怪同去的人是廢物，太不小心，這多的人保護，還使大相公，爲一狗娃所傷，非將他活活打死不可，狗子因覺平日，自稱文武全才，無故爲一村童所傷，丟人太大，恨到急處，立意上好傷藥，吃完晚飯，召集手下惡奴爪牙，私設公堂，先毒打一陣，留着小命，每日鞭打三次，以作消遣，直到打死爲止，見父母妻妾，同聲咒罵，要將旺子打死，老大不以爲然，藥還不會包好，先就厲聲大喝，你們如何不聽我話，不許亂打，等我親自坐堂審問，這狗娃小賊，就便演習，以爲將來做官問案之用，我不過一時疏忽，被這小賊狗娃行刺，且喜神佛祖宗保佑，傷處不是要害，到是今日，我親自打了許多野獸，如非用力過度，像小賊這樣狗娃，來一百個行刺，也休想近我身，你們吵得太凶，頭都吵昏，此時風塵勞碌，還要叫媳婦他們，爲我梳洗更衣，養息些時，出去坐堂問案，二位老人家，請回房去吧，狗子雖被撞倒，鬧得一天星斗，其實，祇被旺子，撞了一交，踏傷了腳指頭，當時走路不便，從小嬌養，初次吃苦，彷彿事情比天還大，傷并不重，張錦元夫妻，始而憂急如焚，心痛已極，張妻和狗子妻妾，

更急得流下淚來，等到脫下衣服，周身仔細查看，祇右膀挫去一點浮皮，脚指有點紅腫，餘均無傷，方始放心，張錦元一聽愛子，想要借此坐堂問案，反覺此是一件有益之事，笑說，我兒真想得好，將來出去，必由外官做起，借此練習，果然是好，可見我兒真有志氣，將來非做大官不可，這狗娃實在可惡，真要打出人命，他家無什親屬，無人敢於出頭，就有什事，也由你老子担待，如嫌一件案子不够演習，可向帳房查問，將那些欠租的佃戶，抓幾個來，算是陪綁，就便嚇他們一下，早繳欠租，也是好的，花園後面菓園中，本有一崖洞，乃每年催租時的監牢，稍爲不服，連狗娃一同收監，問完案子，再派上兩人，當獄官禁子，做得就更像了，狗子見乃父，非但不攔，反而湊趣，越發高興，正要催人準備，忽聽窗外，有人冷笑了一聲，房中人多，除兩老外，都是趕來討好問安的婦女，擠在一堆，那些武師打手，奔馳了一日，均在前面歇息，狗子傷痛漸止，藥已上好，換過衣服，躺在床上，正在發狂任性，猶言無忌，邊催快擺夜飯，邊催趕緊準備公堂，又說，翻山過澗，打獵奔馳，均是步行來去，不會騎馬，連與虎鬥，用力太過要妻妾們，代他捶腿搥背，一面還要瓜果茶水，說了這樣，又是那樣，他這裏一呼百諾，口張便要手到，全家老少，衆星捧月，亂做一堆，誰也不會理會到外面，後來還是老賊，想起方才笑聲，回房時，往外留心一看，到處燈火通明，天早入夜，祇走廊

上，有幾個丫頭，剛由房中奔出，分頭去往各處傳話，連催夜飯，帶準備愛子，學做大官坐堂，并無一個男子，平日一向安靜，內外之分極嚴，除却愛子張興保興來時，喜歡喊些武師和教讀先生，到內客廳，飲酒說笑，或是請些富家子弟，學中朋友，在內宴會而外，平日男丁，無論老少上下，無故向不許走進，刺客祇是一個放羊娃，無須戒備，又當打獵歸來，初回來時，雖有好些人，相繼慰問，因知裏面，女眷甚多，不似尋常請客時，已先迴避，又當小主人，受傷忙亂之際，祇一兩個精於傷科的老年人，到裏面略看傷勢，說是無礙，便自退出，連藥都照愛子心意，由所愛姬妾，代為敷治，無一久停，餘人均在二門外面，遞上問安稟帖，一聽傳話，免去進見，天氣又熱，已各回去，又當吃夜飯的時候，何人有此大胆，敢在窗下，窺探冷笑，先疑聽錯，及至兩老夫妻，互一詢問，又都似乎聽到，那人笑聲，甚是特別，不是本地口音，好像一個外路來的中年男子，本覺奇怪，想要查問，因忙了好些時，始而愁急過度，後來看出愛子，祇是腳上浮傷紅腫，仗着傷藥靈效，痛已止住，雖還憤怒，恨不能將放牛娃旺子，打個死去活來，心已放下，這一全家忙亂，又過了吃飯時候，均覺腹飢，身邊原有幾個老婆，和好些丫頭，因小主人受傷，爭往討好，年輕一點的丫頭，更貪熱鬧，想看坐堂問案，所有僕婢下人，均圍在乃子房內外，同房一看，身邊那許多服侍的人，幾乎走光，祇剩兩

個，隨身丫頭，不由大怒，發威喝罵了一陣，等到下人得信，紛紛趕回，夫妻二人，又拍手跳腳，怒罵了一陣，跟着吃飯，又就心愛子的飯量，是否因此減少，傷處還痛不痛，小的一個狗子張文保，年才十一二歲，比乃兄小時，還要淘氣貪玩，任性胡鬧，聽說哥哥，要學做官，升堂問案，興高彩烈，也想學樣，連飯都顧不得吃，自帶了一些附學的親友子弟，趕往前面，如法泡製，先坐上一會假堂，正在裝腔，作威作福，說什麼，也不肯回來，張氏夫妻，不怪自己，溺愛太甚，家教不嚴，先怪下人偷懶，拍桌大罵，說二相公，今日如其餓壞，便要衆下人的狗命，後見去請的人，被小狗打得鼻青臉腫，非但不肯回來吃飯，還把去喊他的丫頭捉住，迫令跪下，作爲刺客，由兩旁假裝差人的同學頑童，亂打一陣，老賊聽了，反而好笑，說這小的一個，大來也必做大官，有出息，有志氣的人，連小時兒戲，都與衆不同，一面又怪下人，不會說話，騙他回來，又叫把飯菜送去，還教了一套話，無論如何，也要騙得小相公吃饱，又恐長子性暴，常時欺侮兄弟，非打即罵，少時夜飯後出來坐堂，見兄弟和他搗亂，定必不快，難免吃苦，另派兩人，餓了肚皮，代幼子望風，以防撞上，大的有氣，小的不服，動起手來，小的吃了大的虧，這個不比外人，如怪大的不該以大欺小，非但不聽，還要被他頂撞幾句，他這裏苦心孤詣，樣樣都代兒子想到，幾下一亂，却將方才所聞笑聲，忘了一個乾

淨，這時，全家上下，一齊驚動，把狗子張興保一場任性任爲，兒戲之舉，當成一件大事，形勢緊張已極，比官府真的坐堂，還要考究熱鬧，內有幾個明白官事，隨同主人，到過幾次任上的惡奴，更格外巴結，想要討好，一人一個主意，臨時添了好些刑仗木枷，鐐銬之類，鎖鍊更是現成，仗着人多手衆，器用齊備，不消多時，便全製成，小狗子張文保，再一搶先演習，惡奴便從旁湊趣，一面指教，如何審問犯人，以及喝堂威，用刑之法，先後沒有多少時候，一座大廳，便變成了一座大堂，祇比官府，還要威風，簡直和真的，一式一樣，依了小狗子張文保，打假犯人，沒有意思，雖然用錢買打，祇肯假裝犯人，打上一頓，便給上許多打錢，可是這般惡奴，全都狡猾，用刑的人，都不用力，打得地皮吧吧亂響，人却不曾打中，被打的人，假意哭喊求饒，背地却朝同伴，偷使眼色暗笑，後來改由同學，假做差人，因不知道打法，剛打了兩下，惡奴便大喊跳起，說是將他打傷，還要稟告大相公，共總打了三四下，結果給了加倍打錢，一點也不過癮，就這樣，還無人肯幹，好容易把喊吃飯的丫頭捉住，打得連哭帶喊，看去像真，正綳着臉發威，心中得意，忽被縱起逃走，惡奴還說，此是老太太寵愛的人，恐怕打傷，不令再追，看的人都笑個不停，實在不成體統，急切間，尋不出甘心捱打的人，又知兄長，已快開飯，不早點過這官癮，被他闖來，官做不成，還要被他打罵，爹娘因他，

有了功名，越發寵愛，就幫自己，也管他不了，心正發急，忽想起真刺客旺子，和帳房迎合主人心意，命惡奴傳來的幾個欠租佃戶，意欲一試。內兩惡奴，見他越鬧越凶，知勸不聽，暗命一人，由內趕出送信，說大相公有話，無論何人，上他官座，全都不依，并說，二相公坐堂之事，業已知道，少時就要出來追問，堂上還有好些佈置，須要準備，一面同勸文保，二相公年紀輕，好些事不曾見過，不如先在一旁觀審，學會之後，明日先把附近那些筋強力壯的苦人，買上幾個，祇肯給錢，由你真打真罵，和真坐堂一樣，豈不有趣得多，大相公今日爲刺客暗算，受了點傷，正在怒火頭上，何苦惹他，自找虧吃，老太爺又幫你不了，這是何苦，文保素怕乃兄，甚於父母師長，當時嚇退，氣得跳腳咒罵，說我也是人，祇許他玩，不許我玩，早晚有長大時候，將來做了大官，第一個先把哥哥開刀，要他全家狗命，衆人好容易將他哄開，恰巧父母疼兒，強迫丫頭，送來一桌飯菜，小狗鬧了一陣，也覺腹飢，帶了一羣同來頑童，自往別房吃飯不提，大廳上除各種臨時湊成的皮鞭吊索，竹板枷鎖等刑具而外，還擺了兩排刀槍架子，當中一個大公案，兩旁挑着一對大燈籠，一些執事的惡奴，雖因主人未出，自往廳旁小屋之中，說笑議論，不會站堂，看去也是刀槍耀目，威風凜凜，休說一個未見過世面的村童，便是成年的土人，看了也自驚心胆寒，狗子張興保，業已開飯，正在衆姬妾，服侍

之下，準備吃飽坐堂，毒打旺子，發威洩恨，旺子本來不免一頓毒打，連性命也是危險，彼時有財勢的豪紳惡霸，像旺子這樣無告之人，隨便慘殺，不以爲奇，任多慘酷冤枉，也決無一人，敢爲出頭，要是有家屬的，稍爲懷恨，說上幾句怨言，給對方知道，隨便借個題目，便可使其家破人亡，連大氣都喘不得，眼看再有片刻，人便凶多吉少，誰知天下事，往往急轉直下，出人意料，旺子自從被擒，便想起張家好幾代人，均做州縣，在外面是貪官，老來回鄉，變成土豪，財勢甚大，後花園裏，設有石牢，狗子之祖在日，更是地方上的惡訟師，倚仗乃兄官勢，無惡不作，平日重利盤剝，欠了重利錢，還拔不清的土人，常被關入石牢，吊打追迫，曾經逼死過好幾條人命，狗子之父，雖是兩房合一子，從小嬌慣，因隨乃父，在任上生長，跟着有了功名，做了十多年州縣，告老回鄉，不滿十年，雖是世代豪紳，但比他父叔，性情稍好，初回鄉那兩三年，并不倚勢欺人，偶然還要尋上幾個老年土人，詭笑訪問，直到後來，買青放利，走上老套，方始一年比一年壞，狗子張興保，再一長大，越發強橫，自己父母，便是他家先後逼死，因在他院中，做過兩年長工，詳情全都知道，臨終以前，再三哭訴警告，說老的雖愛擺官架子，并不十分凶暴，祇是身邊帳房和幾個心腹爪牙可惡，自從勸他學上代的樣，買青放利，爲了心貪，專和子孫打算，年年加租加息，利上滾利，才致做出好些傷天害理

之事，我們窮百姓，決敵他不過，你一年幼孤兒，更須留意，千萬沾他不得，祇和我一樣，種了他家的田，或是買身爲奴，便要苦上一世，永無出頭之日等語，平日又聽好些老年人傳說，他家除有兩個外省跟來的老管家，比較稍好，餘者十九沒有人性，本有仇恨，再將狗子撞傷，此去斷無生路，又見對方人多，拿有兵器，如其強抗，多吃苦頭，還要送命，急中生智，暗中用力，把綁處紮緊，表面絲毫不強，也不討饒，總算惡奴粗心，狗眼看人低，素來詔富欺貧，何況一個未成年的放羊娃，越發看他不起，嫌他人髒，又要逼他同走，祇將雙手反綁，身上再圍上幾圈綁繩了事，旺子身邊的暗器，和那一柄尖刀，一件也未搜去，一路耀武揚威，押往石牢之中，推進牢內，藏好鐵鎖，便不再過問，因狗子怒極恨透，意欲親手打死出氣，不許衆人，先行打傷，旺子無形中，却佔了便宜，祇初被擒，和在山口，高聲喊人，捱了幾下，并未受着硬傷，到後一看，那石牢離地三丈，本是後花園角上，原有的一座崖洞，經過人工修建而成，因靠近花園盡頭的側面，是片峭壁，通體高達二三十丈，無法上下，祇有一道高牆，與之相連，洞口形似半邊葫蘆，離地也有兩丈來高，鐵柵之外，還有木門，洞外是一丈方圓，人工建成的木台，上有一間平房，專供催租惡奴，拷打佃戶，逼寫賣地賣身文約之用，平日無人在內，祇有幾件粗製桌椅，另有數尺寬一列木梯，以供上下，雖是園中最偏僻的所

在，另外還有一列高而且長的圍牆，將花園那面隔斷，花園西南角，圍牆裏面，地頗寬大，種有好些果木，并住有六七家惡奴的家眷，旺子到時，天剛黃昏，見牢洞內，黑洞洞的，洞口却掛着一盞風雨燈籠，也不甚亮，內裏陰風慘慘，牆上并有血腥氣味，料知凶多吉少，少時狗子不知用什非刑毒打，悲憤了一陣，暗忖，背後傷心悲憤，有何用處，還是乘此無人，想法子逃生要緊，否則，這頓毒打，先吃不住，想到這裏，便走向洞口，隔着鐵柵，由木門縫中，朝外張望，見側面菓林中燈光閃爍微聞婦孺呼喊之聲，彷彿正吃夜飯，來時曾見樹林中，露出幾處屋脊，照此形勢，下面必還住有敵人爪牙，心中一驚，隔了些時，忽聽脚步之聲，順梯而上，先疑是要擒他前往拷打，耳側一聽，來人已到門外，竟是幾個貧苦人家的幼童，年輕好奇，來此偷看，一面談論，說起狗子，業已設下公堂，要將刺客打死之事，旺子聞言，越發愁急，因幼童中又有兩個女孩，均說這類放羊娃，怎會行刺，一個活人，將他打死，多麼可憐等語，心中一動，暗忖，我早就腹飢，少時還要被人毒打，不問能否逃走，均應吃飽，才有力氣，這幾個娃，好似還有人心，方自尋思，恰巧有人詢問，是否真個行刺，旺子立時乘機訴苦，說他冤枉，并說，飢渴交加，要死也想做個飽鬼，請其相助，給點吃的，這幾個男女幼童，均是園丁家中子女，年紀最大的才十三四歲，年幼天真，均代不平，旺子說話又巧，

竟被說動，引起同情，但是這般幼童，都知主人利害，恐受大人責打，雖都義憤，代抱不平，誰也不敢有什舉動，一聽旺子求助，全都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，旺子看出衆人心意，苦笑說道，我并不想你們，放我逃走，不過我一早起，入山打獵，還未吃過東西，好容易打到四隻山鷄，送人吃了兩隻，剩下兩隻，還未及吃，便被他們捉來，如今飢渴交加，實在餓得難受，你們如肯行好，請給我一口水喝，再要給我兩塊饅頭吃，就多謝了，衆幼童聽完，想了一想，有幾個大的，方說，你早不喊人，方才飯已吃過，休看我們父兄，都是他家用的人，身價高低，却有不同，我們這幾家，都是代他們管花園的，家裏大人，每日祇管打掃花園，栽花種樹，連主人的面，都難得見到，那些管家大爺，稍爲禮送不到，朝上面隨便說上兩句小話，照樣捱打捱罵，還要磕頭賠禮，不過白住他們房子，雖然沒有工錢，所種的地，可以少交點租，祇要每年，果子生得好，把那些大爺二爺的禮送到，便可無事，比起外面那些佃戶，要好得多罷了，我們省吃儉用，剛剛够過，誰家都未必有什多餘的食物，水却現成，我們叫兩人回家，去找一下，要有吃的，便帶了來，聽說大相公，非要你命不可，也許想把你餓死，方才管家王大爺，還對我們大人說，牢中關有刺客，雖然逃走不脫，你們也要小心一點，如何偷偷送你飲食，這事情要被他們知道，我們幾家，連老帶小，都不得了，莫要好心無好報，你捱打時

節，却不要說出來呀，旺子口答，那有此理，方想外面木門，雖是活口，現被幼童開放，鐵柵堅固，掛着極大鐵鎖，雙手被綁，如何飲食，內兩幼童，年才十來歲，不等話完，業已當先跑去，大的幾個，把話說完，一面分人，去找飲食，并告先兩幼童，不可被人知道，去了一會，大的拿了一碗水，和半塊麥餅趕來，說費了多少事，方始尋到，正隔着鐵柵，喂與旺子吃，一面命人望風，以防大人由園中事完走回，牆上推打，先去兩小的，忽然趕到，手中還拿了兩隻烤山雞，衆人問他那裏來的這肥山雞，必是你家叔爹留下，怎敢偷來，送與刺客，二童答說，他家住離通往園外的後角門最近，祇有叔孀二人，一做園丁，一做女僕，么叔每日回來最遲，家中無人，先託鄰居，代做飲食，由上月起，雙方口角，么叔見他兩兄弟，年已漸長，好些事都來得，便令抽出一點拔草功夫，回家煮飯，吃完晚飯，也無須再往園中做事，比較別人，可以自主，因恐么叔，今夜回來太遲，留有好些蒸饅，意欲往取，因張家人多，外人向來不敢走，近角門常時忘了關閉，也從未丟過東西，當日擒來刺客，便是由此走進，惡奴們走時，雖令關好，彼時正忙着斫柴蒸饅，又要去往門外挑水，口雖答應，忘了關閉，方才往取剩饅，剛到便見門外，立定一人，命將兩雞，帶與旺子，并還拿了一串制錢，叫二童分與大家，以作酬勞，但不許對人說，衆人均覺奇怪，問那人可曾見過，還說什話，二童略一遲疑，答

說，那人說旺子，是他徒弟，託我們照看，別的未說，跟着人便走去，

二 劍光搖冷焰夜雨遁孤兒

旺子早就認出那兩隻山雞，正是被擒遺失林內，後在山口，看見瘦子提在手上之物，先頗驚奇，當此性命關頭，飢渴交加之際，也就不去管他，隨口應答了幾句，便說，自己祇要一隻，加上蒸饅麥餅，足夠一飽，下餘請衆分吃，一面暗中留神。見拿雞的二童，雖和衆人一樣，赤着雙腳，穿着一身補了巴的舊衣，看去人頗靈巧，衆人祇兩個年長的，稍爲乾淨，也是大人舊衣改製，比外面那些窮苦村童，好不多多少，方覺惡人家裏的奴才，高低也大不同，怪不得他們心好，原來和我們一樣，也是終年作着牛馬，乾看別人享福的人，比起日裏那些驢日的惡奴，一個個如狼似虎，真個相差天地，忽然瞥見內一幼童，暗使眼色，想起送雞的人，心中一動，正想探詢，另一幼童忽說，那人說，今夜大概不會過堂，也許少時還有人來，我們最好走開，把他給的錢，各人分上一二百，再把這隻鷄吃掉，免得被人看破，衆幼童的父兄，雖在園中作事，都是當地土人，終年勞苦，勉強度日，這些幼童，第一次得到許多錢，全都喜出望外，年幼無知，祇管圍在門外亂吵，一經提醒，全都害怕，連那喂鷄與旺子吃的一個，也忙着想走，二

幼童乘機接過，笑說，我弟兄年紀小，我孀子年青，又是老太太身邊的人，有點情面，不會亂打，錢你們分，祇裝不知，闖出禍來，由我二人，拚着捱打，擋這一陣，由我來喂他吃好了，衆幼童巴不得有人承當，又急於分錢吃雞，一聲招呼，便紛紛散去，旺子也吃了大半飽，因恐人來，邊問邊吃，一童便說，那位老大伯說，你今夜非被打死不可，全仗他出力解救，才得無事，他要救你出去，張家再加十倍的人，也攔他不住，隨時均可下手，因我不信，他還做給我看，巴斗大一塊山石，被他一拍，便成粉碎，後角門外大樹，被他指頭一觸，就是三個兩寸來深的洞眼，本來這時，就可救你出去，祇爲你日裏有眼無珠，心眼太死，救你不救，還不一定，要看心意如何，叫我轉問一聲，如肯拜他爲師，今夜必可將你救走，做了他的徒弟，從此不受人欺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錢隨便用，永無用完之時，如其不願，守定你那告化師父，也不勉強，但他祇請你吃這兩隻雞，底下他祇顧自己的事，任憑惡人打死，便不管了，說時，旺子業已吃完，見二幼童，一個忙看說話，一個便去台下望風，神色甚是張皇，一問那人形貌，正是叫老五的瘦長子，料這兩人，必是王老漢所說，飛賊大盜一流，並還是師父的死對頭，不禁氣道，你對他說，我旺子情願被人打死，也決不拜他這樣人爲師，本來這兩隻雞，我不應該吃人家的，一則，此雞乃我途中所失，被他拾去，祇算物歸原主，並且我還請他們吃

過兩隻，他爲我跑這一趟，祇當還情，也不冤枉，從此雙方抵消，誰不該誰，休說我旺子有師父，決不做他徒弟，便是以後，他有什好意，我也不會再領，他二人如是英雄好漢，決不以大欺小，借此害人，我一個沒有本領的貧苦孤兒，因我不肯聽他的話，不再管我閒事，我決不恨，祇請他不要在我危急之時，暗算作梗，就是好漢了，我有本領，自會想法逃出，如果該遭毒手，被小狗打死，師父一來，自會代我報仇，他和惡人作對，是他的事，不與我相干，請他不要管我的事，你兩個弟娃真好，叫什麼名字，肯對我說麼，二幼童大的一個，年已十齡，看去甚是機警，邊聽，邊收拾鷄骨，和地上的餅屑，原受指教而來，本意旺子聞言，定必驚喜，一聽這等說法，不由氣往上撞，還未聽完，剛把小眼一瞪，說旺子你怎不知好歹，這位老人家，我想拜師，還不知答應不呢，想收你做徒弟，你到不要，我叫鍾大娃，那是我兄弟二娃，好心好意，送你吃的，說話這等氣人，這高本領的師父，你不要，却想做小告化子，旺子暗忖，瘦長子雖非好人，這幾個小娃，都還不差，何苦叫他生氣，剛笑說，弟娃不必生氣，我已有了師父，人又極好，你將來一見，自會知道，忽聽頭上，有人接口道，這娃雖是死心眼，頗有骨頭，大娃二娃，快回屋去，一會便有人來，給他苦吃，他不知好歹，由他去吧，二幼童聞聲，往上一看，天空陰雲業已佈滿，星月無光，洞口昏燈搖曳中，離地數丈高的削壁上

面，大壁虎也似，隱綽綽爬着一條人影，聽出口音，正是方才在角門外，送雞的瘦長老人，鍾大娃兄弟，在那夥幼童中，年紀最輕，也最聰明，早爲瘦長子所動，立想要拜師，聞聲驚喜，連忙應諾，先朝台下一看，方才七八個男女幼童，業已拿了錢，趕往果林深處，暗中平分，無一在旁，乃弟二娃，正由下面跑上，連打手式，口中呼哨，以作警告，料知園中，有人要來，忙卽仰頭低聲說道，老師父快走，他們來了，旺子不知好歹，吃了苦自會知道，隨將外層木門關上，跟着二娃，往下逃去，旺子在裏面，耳聽二童行時，又朝上低問，何處相見，瘦長子答以明日夜晚，可到園外山崖之後竹林中相待，到時還有話說，跟着，一陣脚步之聲，順梯而下，便沒了聲息，木門關後，石牢越發黑暗，等了一陣，不見人來，正想試探着由後面彎手，將腰間尖刀拔出，設法割斷綁索，再想主意，忽聽說笑之聲，忙裝老實，坐在牆跟底下，正在呻吟，來人業已走上，共祇兩人，爲首一個惡奴，惡狠狠將門打開，先隔着鐵柵，怒罵狗娃，今日運氣，你不該粗心大胆，將我家相公撞傷，如今當你刺客，本定今日夜裏，要你狗命，總算你狗娃運氣，莊中出了一點小事，現奉相公之命，來此查看，並給你吃點食物，免得明日，有氣無力，不好捱打，旺子心中恨毒，本想罵他幾句，後由昏燈中，認出來人中，有一個年老的，以前相識，人也稍爲和善，立在一旁，並未開口，忽然動念，求告道：大叔，此

事不能怪我，你們也都看見，我幾時是在行刺，他從後面跑來，撞在我的身上，自家沒有氣力，我又驚慌太甚，這才無意之中，將他碰倒，這點小事，如何便要我的性命，先發話的一個正要開口喝罵，被那年老的勸住，笑說，他一個無知的放羊娃，孤苦伶仃，連個親人都沒有，何苦與他一般見識，先發話的，忽然驚道，天快下雨，這裏離前面，還有好些路，相公今日連吃大虧，怒火頭上，我還有事，有勞老大哥，我要先走了，說罷，轉身匆匆往下走去，年老的見同伴一走，悄悄說道，旺子，方才前莊那些土人，見你可憐，均來託我求情，無奈事情太大，這位小爺，已恨你入骨，本是凶多吉少，總算運氣，方才他由裏面走出，正要過堂，不知怎的，會跌了一交，和日裏一樣，不怪自己疏忽，却說都是你這野種害的，聽楊教師說，他受傷甚重，休說坐堂，弄得不好，還要殘廢，也不知怎的，走得好好，無故會跌這一交，幾乎痛暈過去，本來已顧不得打你，方才忽然傳話，說你罪魁禍首，萬不能容，因我隨他多年，將我喊去，命先毒打一陣，又要將你餓個半死，等他好了再打，我深知這位小爺皮氣，勸說無用，故意用巧話，說了幾句，表面勸他，自己報仇，實則，想得多活兩天，免得當時送命，萬一五行有救，他這人喜怒無常，過上幾天，我再暗託那兩位教師，想好說詞，也許能有挽回，想法子恭維他一陣，一下不捱，就此放掉，都在意中，省得小小年紀，冤枉把命送掉，因此趕

來，送一口信，你千萬不要心灰胡打主意，你要記好，一個人祇最後一口氣未斷，便有生機，他們說你性子太烈，千萬輕身不得，我跟太老爺，雖然最早，連大相公，也都說我真實可靠，祇是我是山東人，不會巴結，出力看攤子的事情，向例由我去做，要代人求情說好話，多半說不進去，總算一般同事，知我是老人，好些有關係的事，都由我管，大相公雖不喜歡，却相信我，因此還不十分排擠，這幾日內，我必爲你盡心，本來叫把喂狗吃的東西，與你拿來，叫你做狗，爬在地上咬吃，我把同伴，說了幾句，拿了一點剩菜蒸饅，你手綁上，也不好吃，天又快要落雨，不及等候，等我把你綁繩解開，先舒散一夜，稍爲養神，我再託看園的老鍾，隨時留意，如其相公，傳命帶人，再把你綁上，此是私情，你却不可對人說起，旺子知道對方，人較忠厚，以前那幾家農人，敢喊自己回來做事，託的便是他，由不得心生感激，連聲稱謝，那人乃張家老僕張升，已將鐵柵開放，親自把食物送進，代將背後綁繩去掉，後見外面，飛沙走石，狂風大作，恐有暴雨，笑說，你不要害怕傷心，放寬一點，遲早有救，我先去了，說罷，從容走出，將鐵鎖上好，關門自去，旺子體力健強，又學過武功，先聽衆幼童說，知道這時，下面住家的那些園丁，均在園中有事，除照看花木而外，還要隨時打掃落葉灰塵，掌管各處燈燭，有的還要輪流打更，回來極晚，園門一關，剩下都是婦孺，男的做園丁，沒有工

錢，全仗婦女，幫着種點糧食，照看果樹，忙了一天，老早都睡，對方一個老年人，同伴惡奴已走，一拳打倒，便可由下面角門，逃將出去，鬆綁時節，心方一動，抬頭望見對方，一雙老眼，望着自己，殷勤勸慰，詞色誠懇，沒有一點戒心，暗忖，人家好意，不應恩將仇報，譬如和惡奴一樣，罵完一走，綁都不解，又當如何，立將前念停止，決計憑着自己力量，設法脫身，心方尋思，張升落鎖關門而去，走到梯子上面，還在自言自語歎氣，意似他也貧苦出身，受過許多不平之氣，像今天的事，怎樣能怪人家，就是誤傷，也不應要人性命，末兩句相隔已遠，聽不真切，風勢忽然轉小，跟着，便有雨點打下，晃眼之間，越下越大，由門縫外望，雨勢甚急，昏燈影裏，滿台皆是雨水，朝下流去，正看之間，忽然一陣風過，暴雨隨着狂風，由門縫中，朝裏打進，打了一個寒戰，猛然警覺，暗忖，這樣狂風大雨，正是逃走機會，怎還不打主意，念頭一轉，因已吃飽，又不願吃那殘食，便不去看那食物，忙將尖刀拔出，朝外一試，外層木門，竟未上門，一推便開，借着外面那盞氣死風燈的餘光，仔細一看，鐵柵建得十分牢固，鐵環均釘在外面，另外還有幾層鐵條，小刀決弄他不動，四面試探，毫無辦法，估計天已夜深，幸而雨勢甚大，所有園丁，均被隔斷園中，無人往來，忙了一陣，打不起主意，正在為難，忽然一聲迅雷，電光照處，發現牢頂，有一漏光之處，因其離地太高，看不真

切，看過便罷，後聽雷鳴電閃之聲漸密，知雨快住，天已深夜，再不想法逃走，天明之後，事更艱難，正在暗中摸索，用刀去掘鐵門外面釘環，一不留神，用力稍猛，竟將刀尖，掘斷寸許，手中祇此一點脫身之具，再如毀壞，祇有等死，同時，又探出外面鐵環甚多，就能掘掉一兩個，並無用處，那鎖更是重大，休想傷他分毫，正在情急無計，無意之中，摸到腹間暗藏的寬皮帶，猛觸靈機，想起洞頂一角，既漏天光，必可爬出，身邊還有七枝鋼鏢，祇要能通外面，便有法想，隨聽園門開响，有人說笑，和開園門之聲，料是園丁回轉，天時少說也在三更左右，再不逃走，更無機會，便將腰間皮帶中所藏鋼鏢，取出幾枝，走向洞角，剛一抬頭，便有兩個電閃，接連打過，這才看出，離地兩丈左右，洞壁靠外一面，有一條兩尺來長的石縫，電光照處，估計不會太仄，側耳靜聽，下面的人，業已踏水回去，風狂雨大，誰也不會留意上面，恐人看破，先伸手出去，將外層木門，輕輕關好，內裏越發黑暗，伸手不辨五指，急於脫身，祇得暗中亂摸，總算機緣湊巧，當地原是一座石洞，改成囚牢，四面石壁，多不平整，還有好些石包石角凸出，可以攀附，靠外一面，有的地方，並有大小裂縫，如換旁人，自然無法上去，旺子力大身輕，人更強毅，不畏艱難，先用手把下半石壁形勢摸過，想好主意，再將鋼鏢，用力插向石縫之中，拿鋼鏢當梯子，手脚並用，一面攀着石角，踏將上去，上

下倒換，居然上了一半，後來試出那鏢，純鋼打就，便是無縫之處，也可用刀柄打穿，插將進去，主意想得又巧，上來便作之字形上援，中間還遇到兩處石角，約有一二尺大小，儘可落腳，越往後，越容易，不消片刻，手便搭到石縫出口，一試寬仄，最寬之處，竟有七八寸，深約三四尺，中間上下均有銳角，幸而身子瘦小，足可蛇行而出，心中狂喜，外面那盞昏燈，還未熄滅，由暗入明，自更容易，便把鋼鏢收起，由石縫中，連擠帶蹭，鑽了出去，外面便是木台，離地雖有兩丈多高，估計還不艱難，仔細想好形勢，正要下去，剛把身子調轉，好容易把兩隻腳，順向外面，腿骨在石齒上，擦得生疼，褲子也撕裂了一口，腳正懸下，忽見白光一閃，電閃也似，耳聽瑣的一聲，好似有人，在鐵鎖上，用鐵器打了一下，心中一驚，知道縮退回去，被敵人知道，祇更吃苦，事已至此，不如硬着頭皮，溜將下去，和他一拚死活，來人不多，仍可逃走，心中尋思，終恐敵人看破，人由上面逃出，頭在裏面，還未鑽出，被他猛下毒手，連躲避都辦不到，忙把手腳放輕，悄悄乘勢，把全身掛了下去，雙手攀着上面崖石，頭剛退出，一面把手緩緩放落，一面用腳，試探壁上，有無墊腳之處，忽想起鐵柵在內，木門已關，有人開鎖，木門必已開放，正好就勢墊腳，祇是踏空不得，又想，這大風雨，來人手中，應有燈火，如何未見，也無別的聲音，偏頭一看，昏燈殘焰，明滅之下，門果往外

開了半扇，祇不見人，覺着方才鎖響之聲甚重，怎祇響了一下便罷，心中奇怪，猛覺脚底，好似有一突出的石塊，有了落脚之處，稍爲一墊，便可踏到門上，輕輕跳落，忙把雙手一鬆，身子往下一沈，因那木門，無故自開，鐵鎖又響，心疑人已入內，祇管搶先逃走，全神貫注門縫以內，別的均未留意，驚慌忙亂中，似覺脚踏之處，比預計低得多，並似往下沈了一沈，目光到處，再隔兩三尺，便是木門的上面，照此形勢，無須再借木門墊脚，便可縱落，人本機警，一見離地不高，立時變計，身子往側一偏，便即縱落台上，覺着風雨甚大，殘焰熒熒，洞口那盞昏燈，已快熄滅，木門以內，靜悄悄的，鐵柵始終未聽開動，忍不住探頭往裏一看，鐵柵上那麼重大的鐵鎖，連那寸許粗的鐵環，竟會被人斬斷，但未打開，斷鎖尙掛上面，人却不見，先疑王老漢，來此解救，但又不應不和自己見面，忙往四外一看，到處黑沈沈的，果林和角門旁邊，所住人家，早已入睡，不見一絲燈光，木台上面，也是空無一人，忽想起方才由上縱落，中間接脚的崖石，好似隨同下沈，不像石頭，借着殘燈餘光一照，剛看出那片石壁，上下如削，並朝裏縮，崖頂上面的雨水，正和瀑布長繩一般，大大小小，朝下飛墮，因那崖頂，越往上，越朝前突，大量積溜多未落向台上，就有幾根，也在離身三丈以外，打得台板，發發亂響，時斷時續，狂風過處，電閃明滅之中，宛如一列大小銀蛇，凌空飛舞，蜿蜒而

下，台下積水甚深，壁上又光又滑，從出口到底，那有絲毫落腳之處，正在驚奇，疑有神助，忽又想起，那瘦長子，曾有答應拜師，便救他出去之言，想起前事，和這兩人的奸狡神情，忍不住自言自語道，這是我自家逃出，你雖將鎖斬斷，與我無干，說什麼，也不能拜你這樣惡人爲師，話剛出口，隱聞黑暗中，有人接口，笑說了一個對字，聽去不像日間所遇兩人口音，忙卽循聲注視，昏燈已滅，天更黑暗，低呼了兩聲，你是那個，未聽回音，知其有心相避，暗忖，天已不早，趕緊逃走，還來得及，尋到王老漢求救，必能問出來歷，念頭一轉，剛由黑暗中，順梯而下，忽聽園中，隱隱哭喊之聲，隨風傳來，那一面本是大片燈光，連夜不斷，哭喊之聲，聽去愈遠，心疑狗子傷重，家人耽心，在彼哭喊，恐老賊夫婦，派人拿他出氣，慌不迭縱到下面，掩往角門一看，門竟大開，容易易逃了出去，知道此時路上，不會有人，回顧對頭莊中，燈光隱隱，吃雨中水氣一映，直成了暗赤顏色，隱聞人語喧嘩，十分熱鬧，暗忖，這些驢日的，真會享受，天已深夜，還不肯睡，不知鬧些什麼，人家一年苦到頭，沒吃沒穿，辛辛苦苦，種成的莊稼，要被你們拿去八九成，動不動還要打罵送官，私刑拷逼關入石牢受罪，你們一點氣力不出，白拿人家那許多，天天享福，還不安分，這叫什麼世界，等我學成本領，專和你們這些人作對，非叫你們把重利盤剝，多收來的租穀，全吐出來救人不可，

邊想邊走，所穿衣服，雖然單薄，又被仇敵和自己，前後撕碎，一條條一片片，披在身上，到處水泥雜沓，路滑難行，好些地方，積水深達一兩尺，仗着年輕力健，逃命心切，地理又熟，一路跳高竄矮，加急奔馳不消多時，便冒着狂風大雨，趕到山口，剛一走進，遙望前途風雨中，露出一點燈光，一看地勢，正是王老漢酒店，暗忖，此時必已四更左近，他家向來儉省，睡得又早，此時怎會有燈，分明才趕往相救，見我業已脫險，故意現身，心正尋思，忽想起逃時匆忙，內有兩隻鋼鏢，釘在壁上，離手太遠，不及拔取，此鏢頭上，有他當年暗記，傳我時再三囑咐，此鏢緊藏身旁，不要被外人看出，萬一有人查問，可說爹爹二十年前，山東好友所贈，死後無心尋出，用來打獵，不知原主姓名，也未見過，可見此老，隱居在此，怕人知道，昔年名望又大，如被對頭手下得去，查問根底，生出枝節，如何對得起人，心想，離天明還有些時，王老漢尚不知道，不如及早趕回，乘着風雨夜深，將鏢取回免得惹事；略一停頓，又想前面幾步就到，有燈之處，好似自己住的那一間，有燈定必有人，身上又冷，還是回去，換好衣服，披上一件簑衣，朝家人，招呼幾句，并託向隔壁老師，送上一信，再往取鏢，率性逃往山中，免得連累他家，匆匆趕到一看，燈光正是自己屋內，門也虛掩，裏面靜悄悄的，剛衝進門，自光到處，瞥見桌上，正放着那兩隻鋼鏢，下面還壓着一張紙條，上寫孺子可

嘉四字，底下并未具名，祇斜橫着一條像根短棍的黑道，房中一人皆無，旺子雖受王老漢照應，事前却曾商計，作為旺子看中當地，自立家屋，用木板樹幹，在酒舖旁邊，蓋了一間小木板房，上舖茅草，旺子人緣好，當地土人，都說他孤苦可憐，年輕能幹，有志氣，誰都樂意幫忙，七手八腳，祇兩三天，便蓋成功，王老漢祇在暗中相助，對外絲毫不露，作為旺子以力自給，打獵採藥之餘，抽空讀書，祇在王家搭伙食，以便風雨冰雪，無法入山時，有個方便，省錢省事，王家在當地，又是第一個好人緣，肯幫人忙，不以為奇，均料旺子，沾他的光，因是有人經營，樵採所得，可獲善價，不致吃虧，共總一個小人，祇打到兩件好皮，探得一些珍藥，便可過上三兩月，因此粗布衣服，和舖蓋用具，逐漸增加起來，當地民風淳樸，最喜這類勤健有為，而肯積蓄的人，何況又是一個未成年的孤兒，立家之後，人家見他，日子過得漸好，越發同聲稱贊，連以前潑惡欺他的藥夫子，在衆口同聲，稱贊之下，也都另眼相看，誰也不知道老少二人的隱情，旺子心懷大志，又得王老漢全家暗助，不是讀書，就是練武，真正打獵採藥，雖比以前減少，仗着年紀漸長，學會武功，人又聰明耐勞，不畏艱險，每出必有所獲，從不空回，王老漢再張大其詞，不是旺子最恨人娶童養媳，和比丈夫年長，討來專供勞役的等夫嫂，連想娶親，都是一說即成，雙方祇管親如家人，旺子日前，并還背人拜了王老漢

做義父，表面却是各歸各，兩不相干，初意房中有人等候，及見室中，祇有失去的兩隻銅鏢，和一紙條，知王老漢寫不出這好的字，心中奇怪，先疑瘦子所爲，正拿着紙條出神，不知走好，是不走好，張家哭喊喧嘩之聲，好似發生變故，是否與此有關，也是難料，王家就在緊隣，探頭一看，都是黑洞洞的，分明人已睡熟，打算換好衣服，打了包裹，喊醒王老漢，商量再走，心想今日之事，義父不會不知，照他爲人和本領，決不致於袖手，猛瞥見鏢已插入皮帶，紙條還在桌上，恐落別人手中，剛剛拿起，看那上面拔道，是何用意，忽想起師父腰間鐵笛子，與此相似，當時醒悟，心中狂喜，脫口喊了聲師父，剛關好的房門，忽然無故自開，跟着人影一閃，對面一看，不由大怒，原來那人，正是玉泉崖上所遇叫老三的中年人，左手還用藤線，穿了一串人耳，走將進來，旺子雖然料定當夜之事，與這兩個對頭有關，因已悟出先失銅鏢下面所壓紙條，所畫黑道，乃師父鐵笛子所留暗記，心便有了把握，再見來人，面帶詭笑，神情鬼祟，手上人耳，約有六七隻，鮮血淋漓，還未被雨水沖淨，點點下滴，分明這一會的功夫，被這兩個惡賊，殺死多人，就算所殺乃是張家父子，自己的對頭，這等殘忍凶惡的行爲，也是頭次看到，又料來人，決無好意，忍不住氣憤憤問道，深更半夜，我共總這一間小屋，向不容留外人，素不相識，尋我作什，旺子早看出對方本領，比他高得多，真要有什惡

意，非吃他虧不可，偏巧回來，晚了一步，師父業已離去，途中未遇，不知走往何方，先想王老漢全家，均是極好武功，一呼即至，故意高聲喝問，還有一點仗恃，話剛出口，瞥見來人，一臉獐惡，狡詐神情，一雙賊眼，正望着自己，灼灼放光，猛想起王老漢翁媳，最是義氣，新來夥計，表面老實，實則是他義父老友之子，爲避仇家，來此隱身，本領也非弱者，就算日裏，被擒走過時，他們不會看見，見我到夜不歸，也必尋人探詢，山口內外居民，十九眼見，到處傳說，王家斷無不知之理，照他爲人，和平日口氣，不應置之度外，如何他裏外兩旁房舍，這樣又黑又靜，不見一點燈光，若無其事，於理不合，這兩個對頭，十分凶狡，日裏相遇，又曾探詢過他翁媳的姓名來歷，語多可疑，莫要這兩人，便他平日所說的那些對頭，心有顧忌，雖在暗中相助，自家却不出面，也許師父，就他請來，都不一定，事情那有這樣巧法，終日苦盼，渺無音信，剛被惡人擒去，快要打死，人便趕到，再一想，由崖洞上面逃出時，似有東西，把脚托了一下；如是師父，崖壁又凹又滑，刀切也似，沒有附身之處，師父人矮，其勢不能凌空而立，決够不到，既來救我，定必見面，不會連喊不應，義父身材高大，定他所爲，本意救我，因恐對頭知道，又見人已出險，恐我洩漏機密，先自避去，照此形勢，義父必有深意，連這盞燈，都未必是他所點，否則，我由外逃回，不會不知，如何不來相見，本

來對頭，還不知他來歷，我一喊人，反而洩漏他的機密，怎麼對得起人，本來人如非是個利害，憑義父那樣人，我這樣高聲說話，也必有人趕來，還是謹慎些好，心中一驚，生出顧忌，越發有些胆怯，無奈話已出口，祇得把心沈穩，口中說話，一面留意對方動作，手叉腰間，看好房中地勢，準備對方動武，便先下手為強，與之一拼，正在暗中發慌，硬着頭皮發話，來人乃是北直隸，有名的惡賊李文玉，因其眉心有一黑痣，外號三眼花狼，人最凶狡，進得門來，聽旺子發話拒絕，直如未聞，先把那串人耳，往桌上一甩，回手脫下身穿油綢子雨衣雨靠，還算客氣，未在旺子房中糟塌，自己拿向門口，連抖兩抖，把上面所積一點雨水抖去，擰了一擰，再行抖開，呼呼兩聲，便復原狀，把雨帽歪帶頭上，雨衣靠往左腕上一搭，大模大樣，走向桌前，把桌上茶壺拿起，用碗盪滿，一飲而乾，再回轉身，一屁股坐在桌旁炕上，取出懷中一枝頭尾都是上等翡翠鑲念的象牙小煙袋，裝上烟絲，就油燈上點燃，也不答理旺子，一口氣，連吸了兩袋，旺子見他，反客為主，目中無人，那等狂傲自大模樣，越發有氣，又知對方，不是好惹，善者不來，夾者不善，問了兩次，全都不理，不敢伸手硬拉，估計先後兩次，大聲說話，就義父未回，王家二嫂，也必驚動，便新來夥計丁十二，也應聽見，怎會全無動靜，自己由張家逃出，已有不少時候，想和王家翁媳商量，探詢師父，人在何處，以便尋訪，

又在房中就攔，幸而離明尚早，風雨未住，如在平日，若被仇敵發現，早就追來；天明以前，不問尋到師父下落與否，均須逃往山中，這斷偏這樣賴皮，不打發他先走，決不放心，又不知他是何來意，不禁又氣又急，想起王老漢平日警告，不敢發作，正在無計可施，打算用話激將，試探來意，李文玉把兩袋烟吃完，把金烟袋斗上烟灰磕去，從容放好，揣入懷中，望着旺子，嘻着一張賊口，冷冷的笑道，你這孩子，討厭我麼，如不是我，和你五太爺，你雖逃回，也難安身，天光一亮，你那張家對頭，必要尋來，這房子暫時雖是你的，你准住得成麼，我們好心好意，想要救你，怎的不知好歹，本來你這類野孩子，我看不起，祇爲你五太爺愛才，見你小小年紀，這樣胆大機警，真有骨頭，居然不要人幫忙，自家逃走出來，總算難得，彼時我正將張家父子，連他手下那些王八蛋，一齊制住，本不容他活命，五太爺心軟，因張家狗種，雖然得罪咱們弟兄，老的還好，以前并且幫過咱們的忙，被五太爺，無心認出，這才由他出面作好，如今事還未完，正和張老頭商計，因知你已逃走，風雨太大，恐你年輕胆小，逃命心慌，半夜入山，遇見危險，託我先來，把你喊住，就便問你幾句，五太爺說，你果然自己脫身，沒有靠人，雖然另外有人把鐵鎖斬斷，你已由上面洞中逃出，這個忙，并未幫上，你肯不肯拜他做師父，由你的便，非但不會勉強，就你將來，知道好歹，回心轉意，想要拜

師，他也未必容易答應，這都不提，我李三太爺，一向看不起人，何況你這樣一個，又窮又髒的野孩子，全因你五太爺，跟你不知那世裏的緣法，會看得你太好，我也覺着小年紀，居然會這樣有骨頭，才活了心，我問你話，這是格外賞臉，必須恭恭敬敬，實話實說，再像方才那樣口出不遜，你三太爺一有氣，就吃不了，兜着走了，旺子聽出二賊，果在張家大鬧，那許多惡人爪牙，均被制住，還割了好幾個人耳帶走，本領之高，不言可知，照此口氣，似未存有什麼惡意，素無仇怨，自己年小，本身或許無事，甚而連張家對頭，也被嚇退，就是天明，發現人已逃走，都不致於趕來作對；才會這等說法；不過，所問的話，決非尋常，必與師父和王家有關係，一答不好，便要使人受害，看神氣，既不會傷害自己，怕他作什，心中尋思，一面靜想，一面靜聽，聽完之後，因不憤對方無理，也把板凳，往門旁一拉，對面坐下，一面把草鞋脫下，用手搓着腳指頭，故示傲慢，冷笑答道，你這人好無道理，素不相識，共賦見過一面，還是我請的客，一不該，二不欠，大風大雨，深更半夜，無故闖入人家，問三問四，彷彿你比主人，還要隨便，開口不是三太爺，就是五太爺，便你真個年高有德，也要人家自己對你恭敬，才有意思，這等自言自語，自尊自大，我認得你是誰，不錯，那叫老五的老漢，曾叫兩個小娃，把我失去的鷄送還，并想收我爲徒，我不願意，後來他在外面崖上偷聽，我已說

好，逃不出去，是我該死，與他無干，寧死也不要他幫助，無故派你來此，是什麼意思，如說張家那些惡人，被你們制住，不會再來害我，那是你們自己的事，我又不曾託付，事前并還言明，真是這樣，也不承情，何況張家，有財有勢，當時打不過你們，明日報官，到底如何，還拿不定，豈能以此居功，你兩個既然自命英雄，比誰都高，想必不會倚仗凶威勢力，欺負一個比你們年紀小兩三倍的小娃，真要氣我不過，是好的不必等我多久，祇等個三年五載，我年紀稍長，學成本領，照你今夜所爲，比那老五，還要可惡，你不尋我，我也尋你，到時，我打你不過，被你殺死，決不皺眉，如在此時欺人，祇不怕臉皮厚，或殺或打，也由你便，我旺子從小孤苦，能够長大，全仗自己手腳和心思，你刀架在我頭上，也嚇不退，我嘴太刻薄，你越發狂，我越氣你，這是何苦，本來人在世上，原應彼此互助，不論窮富，都是一樣，有錢人仰仗我們苦人的地方，祇有更多，誰都有個不便時候，休說問路問人，問件事情，均應直言無隱，盡自己的力氣，去幫爲難的人；那才叫是好漢，問幾句話，有什相干，換了別人，這樣風雨深夜，無處投奔，望見燈光尋來，人之常情，我旺子雖窮，向不小氣，家中別的沒有，多少還剩兩塊麥餅冷饅，一點鹽菜，水更現成，這炕不大，睡上三四個人，足能擠下，休說問話，便請你吃，請你住，也必好好待承像這類半夜裏，望門來投的人，十九都是沒有什麼錢的

出門人，光景就比我好，也都有限，真有錢的老客，早住店去了，怎會投我，算起來，都是我的同等弟兄，叔伯大爺，我一個人，獨居無聊，來了外客，祇更高興，請遠請不到呢，像你們兩個，老五雖是老奸巨猾，說話還極和氣，居然看得起我，更是難得，像你第一次見面，我先恭恭敬敬，當你好人，叔伯看待，你先欺我人窮年幼，罵了我的師父，還要罵我，樣樣蠻不講理，實不相瞞，日裏玉泉崖上，直到現在，兩次相見，如非人小力弱，打你不過，早就和你，一拚高下了，就你日裏可惡方才進門時，稍爲客氣一點，來者是客，我也不會有氣，照你這等行爲口氣，實着不慣，我已恨極，無奈我是小娃，你是大人，硬要賴在我的炕上不去，還鬧了我一地的雨水烟灰，真太氣人，我這叫恨在心裏，無可如何，我這人雖不會說假話，但最恨你這樣凶狂的人，隨便問我什麼話，我決不高興回答，再說，我又沒有應該回答的道理，我做的事，不問亂子多大，也有我自己抵當，不必你們費心，算我怕你，是個瘟神，你那一串人耳朵，嚇不倒我，看去祇有討厭，最好請走，你如走往門外，不再擾我，有什麼問，也許惹我心願，回答一兩句，再如擾鬧不去，我拿你無法，看了你又心煩，情願讓你，總算你是英雄好漢，會以大欺小，把人家房子，霸佔了去，逼得主人，這大雨天，連自己家都不能住，你真要不怕人笑話，我馬上就走，要想倚老賣老，行凶逼人，你看我一個孤苦無依的幼童，一句

也不會聽你的，旺子人甚聰明，早留心對方神色，見他始而濃眉倒豎，似要發火，眉心一粒黑痣，也在顫動，以爲要糟，因聽隔壁，沒有絲毫動靜，越料王家，顧忌來人，不敢出面，對頭所問的話，也必與他有關，本就情急負氣，見狀，不由激發剛直天性，怒火往上一撞，話更難聽，滿擬對方，必要羞惱成怒，事已至此，怕也無用，又從心裏起，發生厭恨，怎麼也忍不住，邊說，邊在暗中準備，假裝抓癢，手插腰袋夾縫之中，以防萬一動手，乘着坐近門口，又有桌凳阻隔，稍見不妙，下面抬腿，把桌子踢飛，朝坑上敵人打去，同時，上面右手三枝連珠鋼鎗，左手抄起板凳，橫掃過去，再乘忙亂中，出其不意，身子一側一挺，便可奪門衝出，好逃向外面，敵人在張家，殺傷多人，如能將其打死，正好以毒攻毒，非但本身，可以無事，還可爲民間，除去一個大害，如其打他不到，這等下手，多少也必負傷，等他追出，必有一點耽擱，這大風雨，對方路徑又生，黑暗之中，多大本事，也便不開，主意打定，話更刻薄，正說得起勁，忽見敵人，濃眉放平，二目凶光盡斂，回復原狀，二次掏出鑲金翡翠象牙烟袋，重又從容就燈點吸，面上笑容，也與方才不同，目注自己，將頭微點，身子靠在被褥上面，腳登坑沿，搭上一條二郎腿，神態比前，更加安靜，一任嘲罵，若無其事，看不像激怒，前因後和，用意難測，正覺奇怪，李文玉又連吸了兩袋烟絲，口吊翡翠煙嘴，似想什事神

氣，先是一言不發直到聽完，略停了停，方始笑道，我真作興你，一個小孩，會有這大膽子，如說無知，也還罷了，你偏什麼都知道，從見面起，一個大人未遇，也無一個指點，竟會看出我們本領，表面說話氣人，句句先把我僵住，使我乾生氣，不能與你一般見識，我和五太爺，曾向多人打聽，均說你從小孤苦，獨居在此，從未有什師父，也未見人，教過武藝，祇有一個教書的窮酸，你跟他學認點字，鐵笛子三字，更無一人曉得，這斷一向形踪隱秘，不知怎會被你看出，想拜他爲師，據你說，祇見一面，所說也似不假，竟會斷定他，要收你做徒弟，不談出一點意思，不會這樣拿穩，此已奇怪，最難得是，你想拜他爲師，以及平日背人學武，山口內外，這許多人，都誇你人好聰明，能幹耐勞，有志氣，你的心事，竟無一人知道，我三太爺三眼花狼李文玉，向來殺人不能眨眼，竟會被你僵住，挖苦了我一大頓，無法出氣，這樣刁鑽古怪，有心眼，還有主意，不大點年紀的孩子，從未見過，無怪五太爺見了，直說可惜來遲，事前不曾發現，被對頭得去，此時連我三太爺，也對了心思，何況別人，你看罵我，因你狡滑口巧，反覺對我皮氣，我已決計不再傷你，照你這樣人，我料鐵笛子，必肯收你爲徒，可惜他至多活到重陽節前，也許就這幾天，便要送命，辜負你一番苦心罷了，我情願向你認錯，以前不該當你窮苦野小孩看待，你師父雖是咱們對頭，我和你總算沒有過節，借你這地

方歇歇腿，喝碗茶，抽兩袋烟，好在你那張家對頭，因五太爺一說，更不敢尋你晦氣，無須逃避，咱們聊上幾句，談上一會，總可以吧，說時，旺子聽那人，忽改和王老漢差不多的北方口音，與日裏所聞雜音不同，便留了心，先料十九翻臉，及見說完無事，反到轉了口風，因對方神態舉動，始終狂傲，頭枕在自己所堆被褥上面，腳登炕沿，二郎腿蹺起，詞色雖轉平和，還是那麼自高自大，旁若無人，心想，這廝頭倚被褥，背朝窗外，此時無論何人，祇由窗外一伸手，便可要他性命，他却大模大樣，口發狂言，說師父不久死他手內，照這樣粗心驕狂，決無此理，猛瞥見破窗樞上，有一人手微搖，定睛一看，正是義父王老漢，似在窗外，窺聽了好些時候，正朝自己，搖手示意，立時警覺，暗忖，對頭如無本領，怎會發此狂言，義父平日，說得師父，簡直飛仙劍俠一流，這兩賊却如此看輕，他翁媳，那高本領，竟不肯出來相見，必有原因，我如何這樣大意，因恐對方警覺，不敢多看，借着拔鞋，把頭微點，抬頭再看，窗外人已不見，知道老漢意思，不令得罪來人，也不令逃入山內，心越放定，立轉口風，笑道，你這樣說法，便算來客，我怎會說不好聽的話，祇我知道，你問好了。

三 破窗逃巨寇異地晤良朋

李文玉始終頭都不會偏過，聞言笑說，你這小孩真靈，我祇問你，你每日搭伙食的酒舖老頭，幾時來此，開這酒店，他家還有什人，你們相好，他平日又最肯幫你的忙，如何你今日，闖了這大的禍，他若無其事，方才咱們爭吵，他也不來看你，是何原故，旺子假裝有氣道，你這位客人，怎麼這樣皮氣，剛說得好好，又說怪話，你問這些事，日裏相見，我已說過，他在此開店，雖祇近二十年的事，如說住家，便我聽說的，也有祖孫三代，張家多大勢力，他們有家有業在此，自然要怕連累，幫我也在心裏，怎敢露出，這是沒法子的事，不能怪人，老漢全家，全是好人，誰都知道，他和你們對頭，我的師父鐵笛子，素不相識，你也知我口緊，他這樣忠厚老漢，你老打聽他作什，李文玉想了想，笑道，你一個小孩，獨居一屋，你剛由張家逃走，我便得信進來，共總好似沒有多少時候，你到家作過什事沒有，旺子本想不答，因見方才王老漢，在窗外連打手式，動作輕而且慢，和那面上緊張神情，斷定對方，利害非常，口風雖轉，用意總是難測，想了想，搶笑答道，我到家把燈點起，剛把衣服換好，你就來了，連門都未出過，也未見有人來，李文玉又問，可曾出門取什物事，旺子心想，自己到家，并無多時，這斷便來，本未出進，做過什事，無須瞞他，理直壯的答道，沒有，誰還騙你麼，旺子原恐對方疑心又在房中，就攔了一陣，對方才到，恐其因燈生疑，才說是自己所點，後想

這廝人甚狡詐，莫要燈光，早被發現，正在後悔，再要盤問，如何回答，向不說謊，心裏有點發急，文玉隨問，今日天涼，怎不生個炭爐，燒點水吃，旺子祇當問的是閒話，沒好氣答道，我逃命還來不及，準備回家，取點衣物，逃往山中，你便趕來麻煩，怎會想到生火燒水，再說，天還不算真冷，鄉鄰又好，他開的是酒舖，茶水取用，十分方便，我們窮人，天黑就睡，點燈之時極少，要那熱水何用，文玉忽然目閃凶光，哈哈笑道，到底是個小孩口嫩，自漏馬脚，你說剛剛逃回，不會出進做事，也無人幫你的忙，這盞燈，擦得又明又亮，滿滿一碗燈油，算你回家自備，我來稍遲，不會看見，壺裏面的水，却是熱的，分明沏上，沒有多時，你未走往人家，又無人相助，這一壺熱水，那裏來的，旺子聞言，才想起那把瓦壺，乃王家所有，先放桌上，不會理會，因見師父紙條，祇顧尋思，也未伸手去摸，方才這廝進門，連飲兩碗，似見有熱氣冒起，一時粗心，不曾想到，壺水來處，被這廝看出破綻，一假百假，這類凶人，說翻就翻，剛一發怔，想要回答，還未出口，李文玉見他臉紅，已接口說道，小孩子，不要爲難害怕，我三太爺，說話算數，無論如何，也不傷你，休看我不會回顧，窗外那人，和你鬧鬼，我全曉得，我料此人，恐我看破，業已走去，所以沒聽他有走回來的聲音，其實，你第一次伸手叉腰，想摸暗器，一面打算把桌子踢飛，乘機逃走時，這廝業已掩在窗外，必是

見你，口出不遜，恐吃我的虧，又知你那點毛手毛脚，在三太爺面前，簡直送死，稍爲一動，人便分了尸，急得無法，暗打手式警告，你偏說得起勁，不會看見，直到假裝穿草鞋以前，方始看出，改了口風，其實，我並不承他的情，你就強傲到底，我也滿不在乎，本來抬手，便可將他抓住，因想這樣大風大雨，老傢伙雖然是可惡，和我無仇，偌大年紀，提心吊胆，站在大雨裏頭，好容易才將你提醒，怪可憐的，本已不想計較，但我恨他，真人面前闢假，藏頭縮尾，非要他現出原形不可，乖乖的叫老傢伙，滾來見我，看看是否昔年山東路上那人，祇要知錯服低，交代得過，便不與他一般見識，否則，我三太爺，自己尋去，他就沒有全尸了，你們暗中搗鬼，還當我不知道呢，旺子見對方，二目凶光睜睜，神態突轉獍惡，最奇是，人未回身，外面那大風雨，王老漢雖然年老，武功從未丟下，輕功更高，自己防他，暗中掩來，也曾留神靜聽，風雨之下，并無絲毫別的聲音，所打手式，又輕又慢，這廝竟和眼見一樣，話雖凶狂，料無虛假，打是決打不過，老漢踪跡，已被看破，如是敵手，不會這樣害怕，不敢出面，這等凶惡，逼人太甚，恐有別的顧忌，還不敢真個和他翻臉，心正發慌，李文玉見旺子，已被鬧得變臉變色，正在得意洋洋，說得起勁，末句話還未說完，便聽窗外，有人說道，放你娘的屁，驢日的，瞎了眼睛，沒瞎了耳朵，近日和老鬼蘇五，口口聲聲，要尋我老人家報

仇，今日黃昏，兩次相遇，對面却不相識，我正好笑，因我徒兒有事，打算辦完，再尋你們兩個老驢日的，算那廿三年前的舊帳，不料都是那麼死不喪臉，一個強要收人爲徒，一個倚勢行凶，以大欺小，被一個小娃兒，刻薄挖苦個够，末了還吹大氣，彷彿你有後眼，不論窗外，有什動作，你老祖宗，連來帶去，都和眼見一樣，我一直跟在你的身後，始終不會離開，你曉得個屁，你是現在滾出來，或將老鬼蘇五喊來，約好地方，分個存亡，還是想吃完月餅重陽糕，再往鬼門關報到，也隨你的便，無故打算欺負人家忠厚和平的老漢，你才是當時不得全尸呢，旺子一聽，正是前遇鐵笛子的口音，不禁大喜，不願聽完，早慌不迭，縱身趕出，見雨中立着一人，窗前燈光映處，正是師父，身上業已濕透，腰間所掛鐵笛子，却拿在手中，目注窗內發話，喜得連呼師父，趕將過去，便要跪拜，鐵笛子把手一擺，就勢拉住，往旁一指，同立王家酒館屋簷之下，口中仍在發話未停，旺子初意對頭，如此驕狂，決不甘休，那知裏面悄無聲息，也未見人出來，直到鐵笛子，把話說完，又隔了一會，方聽裏面，嚶笑道，鐵老二，你真可以，日裏撞我的人，就是你麼，方才窗下，既然是你，算我耳目不濟，眼力太差，不問這開酒店的，是什麼人，從此不提今日之事，不過我們的事，不是這等了法，你也無須吹什大氣，這樣風雨黑夜，彼此都不免於取巧，顯不出真實本領，何況正主人，尚在張家，也

還未來，你少罵大街，是好的第三日，天晴以後，同往玉泉崖，一分高下好了，鐵笛子方罵，這驢日的，虎頭蛇尾，真不要臉，忽聽嘹嘹一響，窗門粉碎，旺子祇當敵人，破窗而出，剛要開口，吃鐵笛子，把手一拉，拖向身後，旺子方覺師父，令其躲避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隨同窗門響處，先由裏面，飛出一物，同時，十幾根寒光，暴雨也似，由門內迎面飛來，耳聽丁丁丁，銀雨分飛，一片響聲中，一條黑影，箭也似往斜刺裏閃影中縱去，才知敵人，聲東擊西，一面鬼計暗算，一面乘機逃走，方喝，師父快看，鐵笛子已怒喝道，本來我不傷你，夾着尾巴逃走也罷，偏要這樣陰險下作，不賠還我徒兒的窗戶，休想逃走，邊說，邊要追去，人却未動，剛把手一揚，忽聽呼呼兩聲，好似兩股急風，撞在一齊，緊跟着，面前人影一閃，由斜刺裏，縱來一人，正是那瘦長子，還是那樣鬼笑嘻嘻，立在五六尺外，破窗前面，笑說，鐵老二，不要發急，老三就是這樣，不管遇見什人，死愛佔便宜的皮氣，反正我們的事，終要作一了斷，這大風雨，何必大家都做落湯鷄，鬧上一身泥水呢，令高足實在不差，聽他口氣，還未正式拜師，窗戶由我賠還，就拿他打賭，後日玉泉崖，誰能得勝，誰便算他的師父，你看如何，旺子又想開口，被鐵笛子攔住，笑道，此時勝負未分，廢話少說，你們如其得勝，儘可隨便，打的什賭，好在我和你兩個，多少年的死對頭，照例不見不散，這二十多年來，那

一次都是你們，自己滑脫，爲尋你們踪跡，真費了我不少心力，始終沒個了斷，今年春天，聽說你們，合在一起，居然反要尋我，真個再妙沒有，彼時我正有事，約你秋後相見，你們居然期前尋來，看去不像是假，因此你說那一天都可，否則，照你們那樣狡猾，今夜便不放手過去，後日玉泉崖，准定到場，但你同黨李三，卑鄙無恥，我已說好，隨他的硬動手，還是作賊心虛，見你不在，恐一個人，敵我不過，又想乘機暗算，把我徒弟窗戶打破，方才被你一擋，他已逃走，如今算是落在你的身上，却非賠不可呢，蘇五笑道，鐵老鬼，你怎如此小氣，五太爺從來不會欠過人家，既說由我代賠，自無話說，誰還叫他小孩子，吃虧不成，銀子拿去，這一塊有五兩多重，想必够了吧，說時，由囊中取出一把散碎銀子，就着窗前燈光，看了一眼，雙手合攏，一搓一揉，七八塊碎銀，立時合成一個圓球，遞將過來，旺子忍不住說道，我這窗戶，稍爲尋點木塊樹枝，一釘一編就成，用不着這多，我向不訛人，我不要他銀子，也決不拜他做師父，不過這瘦長老漢，沒有老三討厭，多少總算幫過我一點小忙，師父把銀子還他吧，鐵笛子正將銀子接過，托在手上，好似查看成色，轉臉喝道，小鬼不許多口，這銀子又非他自有，賊吃賊，吃更肥，憑什麼不要，隨向蘇五笑道，你這老鬼，假裝大方，分兩雖然不差，却將一些不够成色的雜銀，揉在一起，打算取巧，許久不見，怎麼還是那麼老不要

臉，我眼裏不揉沙子，這裏面有兩小塊，不够成色，被你揉成一團，挑出來，還真費事呢，邊說，邊將手一搓，手中銀子，立和麵條也似，搓成一條，再用右手兩指，一捏一撚，銀便成了粉屑，落向左手，挑了兩小塊出來，再用雙手，一搓一撚，一堆銀屑，又成了一團整的，隨笑說道，不够成色的，雖然不多，共總不滿二錢，這也不能便宜了你，快些換來，好放你走，旺子這才醒悟，雙方是借題目，暗中比鬥各人功力，見師父剛把銀子，搓成一條，用手捏碎成屑，蘇五便退了兩步，一雙三角眼，却注在師父手上，正在留心，防他暗算，忽聽蘇五，接口笑道，你不用故意挑剔，再賞你師徒一塊，有什相干，五太爺今日未穿雨衣，周身水濕，要回去換衣服，不耐煩和你多說，後日如其天晴，午後玉泉崖相見，如其落雨，便往後推，不要失信，銀子拿去，多餘的賞你，多灌一點黃湯，五太爺要失陪了，旺子見蘇五，邊說邊往後倒退，師父口雖說話，手中兩塊碎銀，祇得豆大，却未交還人家，人也立在原處不動，神態甚是從容，跟着，又見蘇五，往身邊摸了一下，雖帶着一臉鬼笑，彷彿比前緊張，知道兩個敵人，均是能手，雙方多年宿仇，恐其突然出手暗算，師父還是那麼大意，眼看對頭，已快退往窗側樹下，暗影之中，還是祇顧鬥口，漫不經心神氣，實忍不住，方想提醒，蘇五說到末句，忽然把手一揚，暗影中，立有大小兩點，白影一閃，同時，又聽了奪兩聲，鐵笛子雙手

一揚一伸，哈哈笑道，你這沒出息的老鬼，老是這一套，有什麼用處，莫要鬼頭鬼腦，乘這三日功夫，快點多請幾個救兵，多少還可推上一點時候，以免上場送命，太不好看，你如還是昔年那樣不長進，後日祇有送死，早點想法子，湊鷄毛，壯胆子，多約幾個幫手，我也就便爲世人，多除點害，省得到處尋找他們，忙不過來，旺子眼尖，看出敵人所發，好似暗器，已被師父，用兩粒碎銀打飛，撞向樹上，那團大的白影，乃是一塊銀子，已被師父，接向手上，才知雙方本領，針鋒相對，彼此還未動手以前，均能料出敵人心意，有了準備，最奇是，這樣黑天雨夜，祇有破窗裏面，映出來的一點燈光，雙方動手時，相隔已在丈許以外，黑暗之中，竟打得這樣準法，比王老漢，平日所說，似更厲害，心方驚奇，遙聞前面暗影中笑道，鐵二老鬼休狂，你五太爺，今日實是受人之託，有事未了，明日又有一點小事，加上天還未晴，便宜你多活兩天，到時就知厲害了，隨聽低喝，老三不要妄動，既然說好後日動手，在未交手以前，便應兩不相犯，我不過想試試老鬼近來的目力，就便賞他一點銀子，你當是今夜便和他動手麼，鐵笛子笑道，你兩個不必裝腔作態，故意搗鬼，你們不過想將那一串人耳朵，送往張家詐財，恐我作梗，先打招呼，其實，張家父子，老的貪官，小的惡霸，全家上下，除却那些園丁花匠，十九惡人，反正不義之財，假手你們，給他吃一點虧，省我出面，等你到手，

再轉交我去送人，再好沒有不是爲了張家，我今夜還不會放鬆你們呢，否則，你們全用鬼計暗算，未了冷箭，不會放成，又恐我看出那暗器的來歷，一個故意說話，逃往東面，一個暗中掩來，將樹上所釘暗器拔去，我都看見，這等鬼頭鬼腦，先看不慣，就是約定後日動手，今夜也先叫你嚐嚐味道了，各自夾了尾巴快走，沒的叫人噁心，連小娃兒看了，也都好笑，說罷，不俟答言，便拉了旺子，回轉屋內，對方也沒有聲息，旺子到了屋中，又要跪拜，見師父將手連搖，令自己重換濕衣，不令開口，不時側耳向外，似在靜聽，隔了一會，方說，驢日的，果然逃時心慌，走了相反的路，如今已同趕往張家，連享受帶詐財去了，這一票，撈得不少，等他到手，我再取來，救濟苦人，省我許多手脚，也是好的，忽見破窗外，有兩人走過，定睛一看，正是王老漢翁媳，未等叫應，人已繞走進來，手上還拿着一捲毛氈，先朝鐵笛子禮見，一面忙代旺子，將毛氈打開，釘在窗上，以禦風雨，一面笑說經過，并向鐵笛子請教，王媳跟着走往隔壁，又拿了大盤鹵鷄野味，香肝煮花生之類酒菜，和大盤蒸饅，一小罇酒，連同杯筷，放在桌上，還拿了一塊紅氈，請鐵笛子中坐，令旺子正式拜師，鐵笛子笑道，我已決計收你爲徒，不必拘什形式，既然主人誠意準備，也不應該辜負，就此行禮也好，不過當我徒弟，不是容易，我與尋常號稱俠義，專顧自己虛名，不求實際的人，絕不相同，我那禁

條，你想必已聽老漢說過，有好些話，還無暇多言，此時天色快亮，張家父子，被二賊今夜行凶大鬧，心胆已寒，老賊蘇五，雖極陰險狡猾，但極愛才，上來便將你看中，千方百計，向你賣好，以爲他這次，爲了尋仇，準備三年，非但本身練有驚人武功，和凶毒的暗器，并還約有兩個比他還高的能手，到時暗助，斷定我必死在他的手內，然後軟硬兼施，強迫收你爲徒，此賊外表陰柔，內裏剛愎自用，一向任性，你雖是我徒弟，一則年幼，又知你還未拜師，祇管對他二人無禮，反更看重，毫無恨意，曾向張家警告，說狗子自不小心，傷人不成反被撞倒，不該倚勢行凶，不許他家，再和你爲難，彼時狗賊李文玉，先到張家，仗着他那點穴法，和一身本領，將爲首教師點倒，再將老賊父子擒住，逼令把全家上下，召集在大廳之內，由他處罰，照他平日凶殺，和綁票規矩，已先將幾個和他動手叫罵的教師惡奴耳朵，每人削去一個，不是小狗妻妾，生得美貌，跪地哭求，并還任他調戲，答應獻出大量金銀贖命，幾乎連張氏父子的耳朵，也同削去，這兩個惡賊，做強盜行凶，祇要有錢，向例不問是非善惡，往往極惡窮凶的惡霸，祇要對他口味，話說得好聽，多獻金銀，肯將美貌姬妾，供他淫慾，照樣無事，甚而因此打成交情，算他黨羽，同惡相濟，都不一定，死傷的都是那些爲了衣食，做人鷹犬的飯桶教師，端的淫凶殘忍，慘無人道，便無當年仇怨，我也放他不過，無奈二賊，本領甚

高，蘇五老賊，更是凶狡，我連費了多少心力，始終沒有成功，內有兩次，業已大勝，仍被逃走，二賊對我，更是咬牙切齒，恨之入骨，這次原是事前有約，訂在中秋重陽之間，來此決一存亡，前日我在途中得信，說二賊已來尋我，料其提前趕到，必有幾分自信，我忙跟踪趕來，稍爲探出一點虛實細底，還不深知，故方才放他一步，這二十多年來，二賊本是形影不離，李賊在張家行囚之時，老賊蘇五，爲想收你爲徒，祇汪狗子出外坐堂時，下手暗算，使其受傷倒地，不能打你，跟着趕往石牢，威脅利誘，你都不肯，自覺無趣，重又回到張家，本助李賊下手，忽然認出老狗張錦元，前在杭州府任上，受過他的賄賂，賣放了兩個老賊的內弟，事完之後，看出蘇賊，本領驚人，便他兩個內弟，也因貧色太甚，病倒娼家，方始擒住，想要賣好結交，又有一點胆寒，知道這類人的錢用不得，非但盛宴相款，待若上賓，并將所收賄賂退還，送了好些禮物，一句一個俠客義士，英雄豪傑，足恭維了一陣，因此老賊，對他留下好感，後往杭州尋他，人已告老回鄉，一見是他，未免不好意思，一則，李賊手狠心毒，業已傷了多人，連人耳割去好幾隻，又把人家婦女，抱在懷中調戲，無法落場，再者，張家財產衆多，到手肥肉，也捨不得，祇得一個做惡人，一個做好人，先用暗號，將李賊引出，說了幾句，再假裝在房上動手喝罵，編上一套鬼話，二賊本領都高，打得十分熱鬧，最後才由李

賊，說了幾句狠話，要張家明日黃昏以前，獻出所藏三萬兩黃金，二十萬兩銀子，否則，全家殺死，雞犬不留，并說，蘇賊不該幫助外人，他黨羽甚多，個個利害，這人耳乃是他人殺記號，祇有一隻，不贖回去，決不甘休，說完，大罵逃走，蘇賊跳下房去，安慰了張氏父子一陣，假裝好人，代爲說合，并說，李賊人多利害，真要都來，他也不是對手，要張家看開一點，張氏父子好幾代人的貪囊，本來不止此數，又有大片田產，金銀還不在心上，第一是他父子全家的性命財寶，第二是狗子妻妾，硬要獻上兩個與強盜，傳將出去，丟人太甚，不料蘇五，突來解圍，非但狗子妻妾，可以保全，所索財物，本來照着李賊的規矩，一經出口，分文不能減少，如今祇要萬兩黃金，便可由他出面，託人說和，并將李賊請回，以客禮相待，從此無事，連去冬傳說，天水附近深山中，那幾個看中他家錢多，想要來此搶劫燒殺的幾個有名刀客大盜，也可由他打發回去，竟把老賊，當成天上飛落的救星，奉若神明，李賊趕往石牢之先，我和老漢，已早見面，本定由他，用我短劍，去斬斷鐵鎖，救你出險，我跟隨在二賊後面，不料你自己已逃出，我恐老漢踪跡，被賊看破，搶在李賊前面趕去，令其速退，又縱到門上，托了你一把，隱向一旁，你祇顧看那斷鎖，不曾見我，老漢搶先趕回，將燈點起，因不願使二賊知道，避向房內，你回不久，李賊趕到，老漢不知我早跟在李賊身後，聽你口氣太

剛，挖苦刻薄，恐狗賊激怒翻臉，遭他毒手，翁媳二人，冒了大雨，帶了兵器，掩往窗下窺探，暗中戒備，用手式向你警告，不料此賊，真個機警，他翁媳雖極小心，仍被識破，可是事前，他看出狗賊，不會動手，已先離去，我恨他口出狂言，此賊沒有蘇賊陰險，但最卑鄙殘忍，本想激怒，給他吃點苦頭，被蘇賊趕來擋住，照今夜形勢，張家自顧不暇，近數日內，自然不會尋你，久了仍是難說，蘇李二賊，更要看出收徒無望，你話又難聽，難免懷恨，自家話已出口，不好意思傷你，暗中支使張家，和你作對，却所不免，你一個人無妨，何況又有我在此，自更不會受欺，老漢全家，隱居多年，方才狗賊叫陣，便因安土不願重遷，好些顧忌，格外忍耐，張家尋仇生事，難免使他連累，故此這裏，你已不可久居，天明之後，便須準備起身，我另外也還有事，有好些話，都願不得多說，你祇記準，人都一樣，自己如有智力，必須盡量幫人，大家都是這樣存心，結果幫了衆人，衆人也必幫了自己，照此做去，沒有不成的事，你平日的心思志氣，與我十九相同，小小年紀，真個難得，我破例收你爲徒，也由於此，如是和常人那樣，祇想俠義名高，學了本領，便一意孤行，任性而爲，自覺樣樣高出衆人之上，誰都不如你，那就錯了，旺子聞言，恭謹謝諾，高興非常，談了一陣，出看門外，煙雨溟溟，積水遍地，左近人家的炊烟，業已升起。知天已亮，爲了水霧迷濛，看去昏暗，且喜大雨

未止，忙告鐵笛子師徒，快些吃飽，乘此無人之際，即速準備起身，王媳原和老漢一樣，全身披掛，準備迎敵，見天已亮，忙即趕回，把衣服換下，又將日前，代旺子所製的幾件夾棉衣，連同昨夜準備好的小鋪蓋捲，兩雙新草鞋，連同雨傘油布，一同取來，仗着所居，偏在王家屋旁，樹林之中，地勢隱僻，常人極少走過，雨又未住，不會有人窺探，老漢翁媳，交代完畢，又囑咐了旺子幾句，自往開店，師徒二人，在屋中吃飽之後，本定同行，鐵笛子見雨老不止，時大時小，天空陰雲密布，尚無晴意，想了一想，對旺子道，我那住處，就在玉泉崖底，壑岸下面，崖洞之中，裏面雖極乾淨，離厓也高，上有崖石遮避，雨水流不進去，一則路不好走，我昨日剛來，祇到洞中，匆匆轉了一轉，便來此地，裏面雖有一點糧食，乃去年所留，也許霉爛，無法再吃，我今日有事，急切間，不能回去，你一個人，住在裏面，非但寂寞，這樣雨天，也有好些不便，何況昨日，連受驚恐，一夜未睡，我看你把門關上，暫時先睡他半日，好在張家對頭，不會尋你晦氣，萬一有事發生，我必先得信息，提前趕來，助你逃走，如其有人來問，可照我所說回答，隨教了一套應付的話，便要走去，旺子終日盼望師父，好容易遂了心願，恨不能終日隨在一起，先聽帶他同走，正在起勁，聞言，祇當師父疼他，聽完，忙道，我見了師父，祇比平日精神，昨日雖受惡人欺凌，并未受到重傷，頂好師父走到那

裏，我也跟到那裏，多少跟着辦一點事，還可學師父的樣，長點見識，不更好麼，鐵笛子笑答，你這娃兒，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，昨夜雖祇見到蘇李二賊，但所約的幾個凶人，還未露面，我此時祇得孤身一人，雖然到處，都是幫手，總以小心爲是，這裏我又常來，山口內外，這些土人，祇有一半，和我相識，多和王老漢一樣，表面裝不認得，暗中都和我是自己人一樣，另一半，還沒有過交往，方才教你那些話，便可對付他們，并非這般人的心不好，但恐無心傳說，於你不利，故此先作打算，我一個人，要對付好幾個著名的惡賊凶人，休看人單勢孤，因有許多相識的土人暗助，內有好些能幹的，我已暗中囑咐，便是方寸，不會與仇敵約定，也可應付一起，有你在旁，反到累贅，你本領如行也罷，偏又差得太遠，還是照我所說，把精神養好，等我回來，領你同去，省得那崖洞，你不認得，在雨水地裏亂找，就是找到，不知下法，剛換一身乾淨衣服，何苦弄得水泥狼藉，真有志氣，知道用功，以後隨在我的身旁，用上一二年功，照你資質體力，常人已非對手，再要苦練三年，便可得我所傳十之八九，師徒合力，到處扶危濟困，照我心志而行了，這幾天內，非但不宜隨我一起，連後日玉泉崖上拚鬥，最好都不要前往窺探，以免誤傷，或使仇敵，對你懷恨，將來也許學業未成，便要出去走動，一旦狹路相逢，受他暗算，何苦來呢，因你年輕，我以前從未收徒，祇蘇李二賊，認得你

的面貌，別的賊黨，尙未見過，再好沒有，雖然我有易容丸，此藥難得，能不用更好，假使你在兩三年內，得了我的真傳，外面無人知道，這用處就大了，旺子人最強項，想到便要做到，平日對誰都好，心中却有主見，不易搖動，不對他的心意，也決不服從，自從一見鐵笛子，談了不多一陣，無形之中，會生出一種親切之感，後聽王老漢，背地說起乃師，從十七歲起，便在江湖走動，南北各省，幾被走遍，救的人不知多少，祇二十多年前，不知何故，爲了一事，心灰意懶，約有數年，隱居在秦嶺深山之中，不輕出山走動，彼時仇敵甚多，一般土豪惡霸，惡賊大盜，都恨之入骨，十五年前，忽又出現，王老漢洗手之後，方與相識，雙方本有交情，又因外面，仇敵太多，平日行踪隱秘，沒有一定住址，地方甚多，玉泉崖便是一處，但也祇知住在崖上，恐被旁人看破，從未去過，并不知道下面，還有一洞，對他生平俠義行爲，却知道最多，與昔年大俠湯八，同一路數，無論何處，祇他住滿三五月，或是常去之處，都有大批貧苦朋友，和農夫士人之類，與之交厚，因其歷年太久，救人太多，隨便走到一個偏僻鄉村，一推門進去，內裏全家老少，定必驚喜歡呼，彷彿來了一個最親近的佳客，遇事羣起相助，安危皆非所計，江湖上這多仇敵，連同多年來的官府搜捕，始終擒他不到，連真姓名，也無一人知道，便由於此，以前化名甚多，專和貪官污吏，土豪惡賊作對，官私兩面的惡

人，都是他的仇敵，有時爲了擒他，并還互相勾結，用盡心思，都未成功，至多風聲太緊，他將以前名字，或是外號，去掉不用，鬧過一陣，也就拉倒，可是他做的事，始終如一，并不因爲仇敵勢盛，便自收風斂跡，嚇退回去，不過另換新名，換上一個地方，照樣救人，與惡賊貪官拚鬥，去不多日，事情還沒有冷，人已回來，不將對方除去不止，這多年來，誰都不知他的真實細底，一半因由於他本領高強，機智絕倫，他那本相，又和普通人一樣，除目有英光，不易十分遮掩而外，別無異處，祇擅易容絕技，姓名年貌隨時都可改變，宛如神龍見首，一閃即逝，本領差的人，根本不能近身，本領高的，又被他智計愚弄，所以始終沒奈何，最重要還是能得人心，走到那裏，都有成千成萬的人，明暗相助，故意造上許多奇跡，明明人在東面，偏說人在西南兩面出現，難得衆口一詞，不是暗中相助，便將他隱藏起來，做得活靈活現，使那公私兩面的敵人，全都疑神疑鬼，當他是個會法術的怪人，和飛行無跡的劍仙一流，還未上前，已爲他先聲所奪，再一對面，不是被他打倒，傷而不死，算是便宜，便是被他用上種種方法巧計，將人嚇退，使那主謀的人，自己收風，不敢爲敵，對方真要太強，他早脫身而去，沒有一次，不是撲空，對方如是惡人，被他看中，無論是有多大財勢，多高本領，或是請有多少幫手，他也決不肯放鬆，早晚除害而去。比起大俠湯八，所做事業更多，祇爲

姓名常變，有時祇用一個暗號，這數十年中，江湖上傳說的異人，何止十個，其實，除以前湯八不算，這十來人，都他一人化身，化名鐵笛子，還是近十幾年的事，不久許有仇敵尋來，內有數人，和他拚鬥多次，比較知道一點，也祇近年，方始醒悟昔年所遇對頭，便是現在的鐵笛子，真的姓名來歷，仍是茫然，連我和他，總算投機，常時還命我代辦一點小事，敬他的酒，他尙肯吃，幾次酒後高興，說起當年經過，也祇知道一個大概，他那改易形貌的本領，得過高明傳授，簡直好得出奇，所帶面具，其薄如紙，連我對面，都認不出，何況外人，有時不帶面具，他那易容丸，祇一敷上，非但皮色全變，老少深淺，各種顏色，全不相同，並可在面上，做出許多特殊的標記，如麻面，缺唇，黑痣，歪鼻之類，平日無事，便是你上次所見那等形貌，但也不是他的本來面目，一面說起平日爲人之好，和那虛心講理，通達人情，簡直沒有一樣，不是高明到了極點，真年紀已有七十多歲，因其終日勤勞，武功又高，看那本來面目，至多不過四十光景，從來不曾聽他談過徒弟，這次居然對你垂青，難得你小小年紀，有此志氣，千萬不可錯過良機等語，人生世上，最難得是，志同道合之交，旺子身世孤苦，人又聰明，耳目所及，都是不公不平之事，思起憤恨，但又無計可施，本想長大，爲人做點事業，並爲許多窮人，解除痛苦，老想拜一高人爲師，始終不曾遇上，第一次遇到這樣異人，上來祇

是一種微妙感覺，心放此人不下，並未想到別的，及聽王老漢一說，這位異人，非但本領高強，平日所行所爲，更與自己，一條心思，還有好些想不到的，加以從小孤苦，平日所受，不是欺凌壓榨，便是刻薄算計，那惡氣也不知受過多少，還仗骨頭硬，不肯賣身爲奴，否則，也和別的村童一樣，所受還要慘酷，算起來，祇王老漢，和村中幾個老農，對他較好，但是這些人，多一半還是仗着自己，終日勤敏，能耐勞苦，交換而來，王老漢比較最好，但他隱居在此，惟恐人知，以前雖然相待頗厚，表面上，並不十分顯露，一個孤苦無依的村童，初次遇到這樣一個對他鼓勵，寄予溫情，並還樣樣關切周到的異人和未來明師，自更感激到了極點，始而心心念念，好容易把師父盼來，滿擬從此，便上明路，永不離開，一聽這等說法，非但近數日內，不能常在一起，連玉泉崖，比武惡鬥，都不令其窺探，想要借此長點見識，看場大熱鬧，都辦不到，心中老大失望，對方如換別人，早已抗聲爭論，便當面強不過，也必想盡方法，非暗中跟去不可，無奈這前後兩三個時辰光陰，竟似變了脾氣鐵笛子平日對人，本極溫和，又因以前雖然收了許多同道，內中也有不少拜他爲師的，都是所救苦人中，選出來的，拿輕有爲，聰明才智之士，但這類同道和門人，大都不是專爲習武，相從不久，便照自己所說，聯合當地所救苦難人民，照自己所說方法，由這幾個人領頭，互相扶持，不是山中開荒，便是另

謀生業，把許多人，連成一片，專一防禦惡人欺壓，各安生業，爲了領頭的人太少，除在山中，開荒的人，仗着山高路險，人都習於武勇，向來立法又好，遇事都經公衆商計，公平合理，又能一心一德，不怕外人侵害，每一處墾地，都是安居樂業，越過越好，算是從未發生變故，餘者祇離城市稍近，不論農工各種行業，日子一久，祇要領頭人，稍爲疏忽鬆懈，仍不免於發生事故，有時事鬧太大，還要自己趕去，才能除害與利，將對頭惡人消滅，這般同道和門人，爲數雖多，散在各處，從來都是分別幫助各地士人，各有專責，無暇隨同自己習武。在江湖上奔走，平日雖然斷定，越是出身窮苦人家的子弟，越有好材料，爲了各人，心志不同，向不肯勉強人，必須經其自己願意，還要合格才要，體力智慧，固是缺一不可，最難得是他的經歷，必須經過磨折，見慣不平之事，明白道理，深知是非，而又具有毅力恆心，能够捨己從人，不顧自家名利成就，衣食享受，才能入選，因此看似容易，想覓一個全材，却是艱難，連物色了多年，雖然遇上幾個，均覺不够，最不合意是那自私之念，不易去淨，到了本身利害存亡關頭，便易搖動，經不起考驗，因此一個，也未入選，近年爲此着急，方覺以前，成見太深，意欲降格以求，遇到好資質，先收了來，再用苦心教練，不料無意之中，在當地發現一個放羊娃，連經探詢查考，雖然年輕，竟無一樣不對自己心意，這日正想借故，與之相

見，因和王老漢有話說，就便去吃兩杯，剛剛坐定，便見旺子尋來，當時一試，越對心思，因有要事在身，必須離開，匆匆託付王老漢照應，人便離去，三日前，因他仇敵，就要尋來，忙即趕回，暗中查考旺子心志行爲，竟比自己所料還好，已極高興，後又發現旺子，連受仇敵，勢迫利誘，到了性命關頭，均不爲動，這樣好的徒弟，連考驗都用不着，自更喜愛，雖然見面時候不久，真比多年師徒，還要親密，便是初拜師時，所說的話，也都詞色溫和，旺子不知怎的，格外生出一種敬愛之感，彷彿對方無形中，具有一種奇怪威力，使人自然不敢違抗，並不因此發生怨望，祇開不出口來，想了想，答道，我本想跟師父，長點見識，不料不能同去，反正我聽師父的話，叫我怎樣便怎樣，不過，弟子醒來，少時也許天晴，師父不知何時回來，可有什事，叫弟子去做麼。

四 會佳賓茅屋驚黑老 敷妙藥轉眼易妍媸

鐵笛子知旺子，依戀自己，年幼天真，貪功好奇，恨不能時時刻刻，跟在身旁，此舉大非所願，溫言笑說，徒兒不必失望，以後隨我練成本領，照你平日心志，出去救人，應辦的事，不知多少，好些艱難困苦驚險新奇的事，都要你去經歷，祇恐你到時，還顧不過來呢，此時忙他作什，你既說有恆心毅力，莫非兩三年的光陰，都忍耐不得，我

實是人單勢孤，雖有兩三個好幫手，還未通知他們，把你帶在身旁，諸都可慮，一個不巧，於你反有大害，我此去一半便爲尋人，明知你不願意，也祇好如此了，話未說完，忽聽門外，有人接口道，這到未必，鐵老兄，你也太怕事了，這時，天明已有半個時辰，山村人家，俱都早起，山口外鎮上，又當趕集之期，路上早有行人走動，因是雨大，秋糧業已收獲，除却必須趕集的主人，冒着大雨，踏着水泥急溜，肩挑負販，往山口湧去而外，人家婦孺，沒有什麼事的人，都守在家中，不肯出來，旺子昨日被擒，雖早聞動遠近，左鄰王家，是自己人，右鄰相隔尚遠，人都怕事，見旺子破窗裏面，蒙有毛氈，房門緊閉，門前還隔着兩片水塘，均恐連累，就嫌繞路蹈水，祇管不平，無人敢於多事，王老漢早有防備，翁媳店伙三人，輪流守望，見人一點頭，就有幾個最關心的，也都去往王家酒舖打聽，吃王老漢一敷衍，便各走去，山口原沒有多少人家，不消片刻，全都走淨，偶然也有一兩人，落後走過，師徒二人，均知有老漢，代爲照料，見有外人，必發暗號招呼，因此連鐵笛子，也未留意，旺子所居，地勢頗高，門在王老漢旁邊，相隔約有兩三丈，中間一段地勢較低，積有一兩尺深的雨水，小溪也似，流得正急，寬達四五尺，憑這師徒兩人的耳目，如真有人縱過，休說鐵笛子，便是旺子，也聽得出幾分，事前竟未絲毫警覺，一聽門外，有人接口，旺子方覺老漢走時，說得好好，

怎會來了外路人，沒聽他們招呼，同時，聲才入耳，門外已有兩人走進，身上全都穿着一身油布雨衣，業已舊得褪了顏色，上面還補有巴，好似漆過幾次，頭上各有一個帽套，連臉也被遮住，看不清面目。身材均不甚高，內中一個發話的，人更瘦小，事出意外，又知仇敵，待要詢問，鐵笛子業已上前，和短的一個，抱在一起，甚是親熱，另一人身材，也頗瘦小，祇比發話的，略高半頭，忽指旺子笑道，師兄，你這位令高足，真個機警，你要不起身招呼，也許還要拿鏢打我們呢，鐵笛子笑道，這娃兒到還不差，就是喜歡螳臂當車，不管對方強弱，便和人家硬拚，我真代他耽心呢，旺子聞言，面上一紅，知道來人，乃師父好友，心中驚喜，忙把手垂下，恭身行禮，方說，旺子年幼無知，二位師叔，不要見怪，已被另一人拉住，笑說，我是說笑，你不要多心，我們也不拘這些禮節，到是我和你飛叔，老遠趕來，冒着風雨，走了半夜，到一人家投宿，偏巧主人，與我們三人相識，又是王漢的好友，昨日夜裏，聽老漢說過，知你被張家惡霸擄去，飛叔便翼往救，是我將他攔住，說你師父在此，張家就是銅牆鐵壁，也早救出，本亦不等天明，就要趕來，又因那家，苦苦挽留，又是一個窮苦土人，不便辜負他的好心，每人吃了一碗麥粥，天明上路，因正趕集，聽人談說，昨夜張家，好似出了點事，又一人說，主人寬宏大量，所擒放羊娃，業已逃走，老莊主憐他孤苦，已不再追究，我二

人先料你師父所爲，心正好笑，忽然發現兩個賊黨，向一土人，打聽張家的事，和你師父化裝以後的形貌，不料那些土人當中，有好些都你師父朋友，故意說了一個亂七八糟，那賊聞言，將信將疑，自往酒店，買點心吃，我們業已探出來歷，恐被看出，沒有跟去，爲此耽擱，你飛叔此時，腹中有點空虛，想吃點東西，可笑那老漢，坐在蓆棚底下，假裝望雨，一別多年，竟未認出，我們祇朝他，打了一個暗號，便走進來，也許還不知道呢，我看他店中，正在燒鷄煮菜，酒客一個都無，必是想要款待你們，多年老友，無須客氣，再說，此時他也不應顯露形跡，你可到他那面，把鷄要兩隻來，隨便拿點吃的，讓你飛叔，解一解饑，有你師父在此，他決不會要錢，無須和他客氣，如問來了何人，可說你師父舊友，叫他不要過來，你去時也要留心，先看兩頭無人，再走過去，我已看好地勢，你這扇門，開得甚巧，有樹遮避，雨下又大，不致被人看破，到底留心些好，我們不怕，老漢好容易洗手多年，無人得知，不要爲了我們，惹出事來，快去快回吧，旺子先就聽出那人，語音清柔，像個女子，正在連聲應諾，來人已將背後小包放下，連雨衣雨套，全數脫去，現出本來面目，看去二人年紀，至多不過二十多光景，那帶女音的一個，年紀好似更輕，像個美少年，二人均穿着一身尋常布衣，但都那麼勻稱貼身，英姿颯爽，祇管長途奔馳，面上不帶絲毫風塵之色，內中一個，包裹甚是

沈重，料是隨身兵器，和換洗衣服，包在一齊，但又不大，每人身上，還有一口短劍，剛看出身材稍高的，好似女扮男裝，男子絕無這樣美秀，暗忖二位師叔，這樣打扮，走到路上，如是晴天，豈不容易被人看破，聽完，轉身要走，鐵笛子正和矮的一個說話，忽然喊住，笑說，你真看不起老漢了，你兩夫婦，想吃東西，轉眼就到，外方雨大，何必罰他多跑一趟，再說，他頭一天拜師父，還未給二位師弟師妹引見呢，女的笑道，我真糊塗，祇圖方便，以爲相隔不遠，忘了外面，還在落雨，不過，師兄也太心疼徒弟了，鐵笛子方答，落雨還在其次，本來我有事要走，不料你夫妻，這樣義氣，老遠得信，便趕來了，我率性和你二位，談上些時，再作計較吧，說完，剛令旺子，上前拜見，說這兩位，是你師叔，你已入門，本不應該隱瞞，到底年幼，如知細底，恐其走口，故此我的真實姓名，未對你說，二位師叔，却是無妨，我三人都是關中諸俠，和俠尼花大師的門下，另外還有幾位，不在此地，平日彼此意志不大相同，也難得見到，祇他二位，和一位沈師叔，連我四人，久共患難，就是有事，每年也必見上一次，此是昔年天寒老人棘荆老前輩的門下，姓姜名飛，此是你姜二孀，也是你的師叔，乃昔年俠尼花明，嫡傳弟子，姓萬名芳，早在三十年前，便威震川湘，和西南各省，夫妻雙俠之稱，快些上前見禮，旺子剛朝二人，通名禮見，鐵笛子忽笑道，我說來了不是，跟着，

便見房門，被人推開，門外立着男女兩人，正是王老漢的次子，王萬山夫妻，各人身披簑衣，頭帶斗笠，分捧大小兩個木盤，內中放着剛出鍋的鷄和牛肉，另外大盤蒸饅，還有一罇酒，和各種用具，旺子喜呼，二哥幾時回來的，萬山笑說，你快將東西接過，免得我們，周身水泥，鬧得你屋裏，滿地狼藉，我奉老爺子之命，還有話和三位伯父說呢，鐵笛子等三人，早同上前相助，把木盤接到屋裏，笑說，難爲你兩夫婦了，旺子便問，今朝外面，可有形跡可疑之人，來此窺探，萬山笑答，爹爹今早回去，便命我往相識人家傳話，山口內外的人家，都是多年鄉鄰，和我父子，極好情份，內有許多人，又都受過我老爺的好處，都代留心，因此無人尋你，張家傳出來的謠言雖多，賊黨似因大爺不好惹，業已訂好約會，風雨又大，樂得在張家，享福做上客，因此從早起，不曾看到一個生臉，直到姜伯父伯母走來，初見面時，還拿不準是誰，人去之後，忽然想起，我大爺昔年武當山，諸同門好友，祇此三數人，志同道合，往來親密，二位伯父，身材又比常人稍矮，非是二位伯父不可，因他奉有大爺之命，不便離開，此時外面雨大，再要不停，也許還要漲水，便三位伯父，又多操心呢，當初蓋這小房，便用過心思，由我們旁門過來，就是有人，也看不出，恰巧酒菜煮好，特地命我夫妻，送點過來，拜見三位伯父，請安求教，說時，王氏夫妻，已將斗笠簑衣脫掉，掛在屋簷下面，

脫去鞋釘，由懷中取出一塊，上刻虎頭，和金彪二字的竹板，竹色業已年久通紅，到了屋中，朝三人雙手一舉，正要拜倒，被三人攔住，笑說，你爹爹真個太謙，如何把當年信符，當了名帖，快些同坐講話，旺子見人坐定，便去關門，萬芳笑說，既是外面無人，前窗又被遮沒，多麼氣悶，開在那裏無妨，旺子應聲走回，昨夜吃剩的酒菜食物，已早收拾乾淨，王嫂說尚有事，禮見之後，談不兩句，便將昨夜用剩之物取走，鐵笛子便問，外面還有什麼消息，萬山答說，此時山口內外，多是我們耳目，稍有信息，必來通知，俱都無關緊要，內有兩家，張家佃戶，因是多年舊人，他們兩個兒子，早被張家要去，一做書僮，一個做點雜事，比較別人，有點照應，消息也頗靈通，但這兩家大人，受苦多年，心中懷恨，祇管近兩年來，日子稍好，老覺張家，是一羣虎狼，常時勸告兩個兒子，令其留意，不可學同事惡奴的樣，仗着乃子勤謹能幹，雖因聽了父母之言，不肯格外討好，沒有別的惡奴那樣當道，也頗得寵，昨夜的事，全都知道，方才假裝看望兒子，背人打聽，說張錦元，真有本事，本定至少要送萬兩黃金，與二惡賊，才保得全家無事，不知怎的，一夜功夫，竟將蘇李二賊說動，又將兩個收過房的美貌丫頭，假裝姬妾，出來陪酒，被二賊看中，美人計就此成功，結果連那最後所說的萬兩黃金，也都免掉，並還用藥，將狗子的傷醫好，祇把兩個丫頭，送與二賊了事，雙方還結

了乾親，並在花園中，備了幾間講究房子，以供二賊隨時往來居住之用，天水那般號稱俠盜的刀客，早就看中了張家財多，不是相隔太遠，雙方又有防備，虛實不知，已早下手，可是從去年起，風聲越來越緊，這夥刀客，本領頗高，隱藏深山之中，行踪無定，官府拿他無可如何，見他不在本鄉打搶，也就含糊過去，張家每日爲此心神不安，曾用重禮，請了好些武師保護，不料全是飯桶，昨夜被惡賊李文玉一個人，全數制住，有三個武師的耳朵，還被割去，恬不知恥，事後還拜李賊爲師，算是掛名徒弟，張氏父子想起前事，越發胆寒，本意就此拉攏，保全身家，沒想到二賊，爲色可迷，自願打消前念，結果祇苦了那些削去耳朵，被打傷的武師惡奴，和被迫嫁與二老賊的兩個女子，他們原有父母家人，被張家立契時賣斷，不許相見，本心收房得寵，或是日久生厭，改嫁出去，也許還能見到自己親人，這一嫁與比他年紀長兩三倍的老賊巨盜，休說回家無望，將來事敗，也許同受連累，真個可憐已極，狗子妻妾，貪生怕死，先仗着美貌，任憑惡賊調遊，事過之後，推說此是保全丈夫全家，並想暗中行刺，與來賊同歸於盡，如今你們，化仇爲友，我們一是大家閨秀，另兩個也是好好人家出身，被人摟抱，周身亂摸，率性和他拚命也能，如今却是心跡難明，以後如何做人，二賊昨夜走後，同聲哭罵，尋死覓活好幾次，最後連公婆帶丈夫，一齊苦勸，非但不怪他們淫賤無恥，反說他

是捨身保家，深明大義，當時如其祇顧一時虛名虛節，罵賊而死，豈不害了全家性命，何況你們，從來端莊穩重，孝順翁姑，服侍丈夫，賢名在外，誰都知道，方才假裝向賊討好，我們早已看出，藏有深意，如非想要詐降行刺，當着全家上下，那許多人，你們平日，連丈夫當人說句笑話，都要怕羞的人，怎會做得那樣過火，說出去，人都不信，非但丈夫全家，以後對你，祇有感激，不會輕視，誰要再提方才之事，便要他命，他們讀書人，編了些話，自己騙自己，裝腔作態，鬧了一陣，二賊一回，又是全家上前，想盡方法，討好巴結，吃苦的是別人，就這三個女的，仍是原樣未動，仗着老的心思巧妙，拿做官那一套，去應付兩個惡賊，結果分文均未損失，二賊並還爲他所利用，答應這裏事完，便往天水，去尋刀客首領，說好便罷，說不好便由二賊爲首，由張錦元出面，作爲地方上的鄉團義勇，幫助官兵，將那夥刀客除去，看起來，多麼利害的惡賊，還不如人家這些做過貪官的土豪劣紳有本事，你看人家，手無縛雞之力，手段真高等語，我們聽了，又好氣，又好笑，爹爹因見惡賊，已與惡霸豪紳，合成一流，事更可慮，雖料天晴以前，雷頭雖裝大方，不會前來擾鬧，也須防他一步，正想大爺人單，爹爹和小姪們，本領又差，幫不了大忙，心中發愁，二位伯父，忽然尋來，高興得了不得，自己不便離開，爲表敬意，特命小姪投帖，以代親身拜見，現已藏好，外面無人，怎會洩漏，

還待往下說時，鐵笛子忽然把手一搖，萬山人頗機警，立時住口，正要出探，被姜飛隨手拉住，笑道，我這裏門戶大開，雨水正大，外面那位朋友，何不進來，談上兩句再走，說時，旺子聽出口風不對，因師父搖手，不令出去，便由板牆縫中，朝外窺探，剛瞥見王老漢，坐在對面蘆棚邊上，面現怒容，剛剛立起，手中還拿有一物，面前黑影一閃，外面的人，已應聲縱進，旺子定睛一看，幾乎嚇了一跳，原來那人，長得和旺子，差不多高，生得又瘦又乾，皮膚漆黑，穿着一身黑色緊身短裝，身披一件又寬又短的皮斗篷，頭上帽子，也是皮製，連人帶服裝，通體皆黑，又是一雙天生紅眼，突出向外，骨溜溜亂轉，走起路來，跳跳鑽鑽，手舞足蹈，那皮斗篷，祇是一層單皮，與兩臂相連，隨同人手，舞動起伏，油光水滑，形貌服裝，無不奇特，看去像個大蝙蝠，又像一個猴子，簡直不像是人，剛一進門，便朝衆人笑道，聽說鐵笛子在此，是那一個，話未說完，鐵笛子已笑道，你是昔年浙江天都峯，冒充怪物，專門鬧鬼，欺壓善良的那個小野種麼，這便是鐵笛子，有什麼事，你就說吧，小黑人聞言，并不發怒，哈哈笑道，我當昔年威震川湘的賽空空，現在改名鐵笛子的，是個什麼三頭六臂的怪人，原來是個鄉巴佬，憑你這樣，也敢橫行江湖，專和我們作對，本來天明前，蘇李二兄，與你約定，後日在玉泉崖頂相見，我無須乎來此，祇爲你的名望太大，一般無知之徒，說得你那麼

神奇，打算先來見識見識，誰知耳聞是虛，大失所望，我看像你這樣一個有名無實的玩意，也用不着費什大事，不必再等後日，你說個時辰，今日我先和你，分個高下，這幾個無知後輩，想必是你徒弟，如其不知厲害，同去送死，或是留在這裏，全都聽便，祇叫那不知好歹的放羊頑童跟去好了，旺子見來人，如此狂妄，早就激怒，因見師父，坐在炕上，望着來人微笑，神態甚是從容，姜萬二人，一個從一開頭，把來人叫破，便即起立，頭向後窗望雨，萬芳也湊了過去，夫妻二人，并頭低語。由側面看去，似在發笑，一任來人發狂，如無其事，祇王萬山，和自己并坐板凳之上，來人才一進屋，神情立顯緊張，連在暗中，兩次拉手，意似對頭厲害，不令妄動，旺子聽到末句，實忍不住，剛開口喝得一個你字，猛瞥見小黑人，一隻鳥爪般的怪手，已朝師父揚起，看去人小，那手却比常人，要大得多，又瘦又薄，宛如一柄鐵抓，大有用武之意，師父面容業已沈下，不禁恨到急處，手已伸入腰間，鏢剛取出，第二個字，還未出口，就這時機不容一瞬之際，耳聽哈哈一笑，微覺一股急風飄過，姜萬二人，同時回轉身來，姜飛笑問道，你這小黑鬼，認得我這無知後輩麼，話剛說完，來人本是趾高氣揚，目中無人，不知怎的，見了姜飛，面容立變，獐笑怒喝，原來你兩口子，也在這裏，怪不得這廝，如此驕狂，大模大樣，我自和你武夷山中一會，業已八年，本定三五年內尋你，一分高

下，先是有事耽擱，後又尋找你們不到，始終未見，今日巧遇，率性把昔年舊帳，併作一起，來個了斷，姓鐵的有了靠山，你們人多，祇好容你們多活兩天，後日天晴，再往玉泉崖，拚個死活存亡便了，姜飛剛冷笑了一聲，沒有開口，旺子已被萬山拉住，來人末一句話，還未說完，鐵笛子已笑道，不要臉的雜種，在我鐵二先生面前，狂吹大氣，就這麼容易走麼，聲隨手出，忽將右掌，往前隔空打去，那小黑人，自見姜萬二人，似知不妙，口中說話，人已退到門口，說完，剛兩臂一揮，呼的一聲，身子立時扭轉，往外面飛身縱去，沒想到雙方同時發作，勢子都快，一個怕吃眼前虧，人太驕狂，不肯丟臉，祇管脚底明白，想要下台，一面仍想交代兩句過場再走，滿擬練就一身絕頂輕功，身具異秉，動作如飛，說完一走，便可了事，不料對方，比他更快，他這裏剛一轉身，對方掌已發出，祇聽呼的一聲，凌空打出老遠，總算武功高強，雖中了一劈空掌，人却落在水溝對面，不會跌倒，旺子畢竟功力太差，無什見識，不知敵人，業已吃虧，見師父掌風，又勁又急，敵人縱得甚快，業已起在空中，也不知打中沒有，微聞啞的一聲，人便輕輕向對岸，想起來人可惡，心中有氣，不假思索，揚手就是一鏢，小黑人也該當晦氣，祇顧防備三個勁敵，怒火頭上，爲想回罵兩句，陽溝裏翻船，竟被打中，雖未受什大傷，但是旺子，年紀雖輕，所用的鏢，也是高明傳授，力猛勢急，這一鏢，

竟中在左肩胛硬骨之上，鏢尖鋒利，傷勢不重，却將皮衣刺穿，劃破一洞，小黑人連番失利，越發急怒攻心，一看鏢是旺子所發，剛罵得一聲，無知小狗，也敢欺人，伸手似想拾鏢，緊跟着，一股急風，帶着一條人影，衝門而出，正是鐵笛子，飛身追來，忙將身子往旁一閃，厲聲大喝，你們倚仗人多，此時便去玉泉崖頂一拚也可，鐵笛子也不理他，先將滾落泥水中的鋼鏢拾起，微笑說道，二先生今日良友重逢，還要較闊，天明前，業與蘇李二賊約定，如何說了不算，此是你們，卑鄙無恥，約好日期，以為你有一點鬼門鬼道，又來試攪強弱虛假，自找沒趣，方才那一掌，和這一鏢，祇是我師徒，憤你驕狂，給蘇李二賊，帶個信號回去，誰還與你一般見識，歸告同黨諸賊，說我二先生，本定他來一千一萬，也是我一人，和他相對，不料來了朋友，我雖不知底細，也許還不止他夫妻兩位，我雖不是存心，事前原會說過叫他約人的話，休說朋友好意，除暴安良，也是我輩中人，分內之事，無論是誰，遇上都決不肯放手，此是公衆的事，其勢自不能拒絕別人相助，但照眼前形勢，憑你們幾個毛賊狗盜，後日一個打不過，再想說上許多無恥的話，取巧逃走，便我答應，別人也辦不到，我和你雖是初遇，蘇李二賊，却在我手上，逃生過好幾次，再想逃走，就他臉厚如山，不怕丟人，我再放他逃走，也太不好意思了，這兩天太大，就是日內天晴，路也難走，再要發動山水，更有好些討厭，發

水之後，也許我還有事，無暇與人私鬥，最好叫他，把日子推後一點，多約點狐羆狗黨率性等雨住後，再約日期，祇不漲水，隨便那一天都可，你們還無須乎費事，隨便派上一人，往玉泉崖頂洞中，留下一信，當日我必有回覆，這裏雖是我徒弟所居，不久便要他去，莫要尋我師徒不到，又說廢話，如發山水，至少要過中秋，才有准信，率性定在重陽節，登高一會，更是從容，他要不願意改，祇在張家門首，掛上一盞紅燈，不必再等後日，今夜我們便往尋他好了，小黑人聞言，停了一停，獠笑道，聽蘇李二兄說，當初本定重陽節前相會，因未約定准日，恰巧近日空閒，提前來此，沒料剛到，你便在此，心想，你祇一個人，用不着再約別的朋友，你們既約有幫手，事情又當別論，本來光棍打光棍，一頓還一頓，誰都有個高親貴友，何況雙方，都是多年深仇，誰的情面寬，祇管隨便，我先因李三哥，說你太狂，又聽民間傳說，你簡直是個飛仙劍俠，早想見識見識，偏巧八年前，離開武夷，一直隱居兩廣深山之中，始終沒有機緣，與你相遇，打算看看你，到底是什人物，你却倚仗有了靠山，欺人太甚，這一掌一鏢之仇，祇有三寸氣在，決不甘休，你的話，說得倒也光棍，既是你們人多，無須再和蘇李二兄商計，我便代他作主，准定重陽節相見，我還給你一個便宜，用鏢暗算我的小狗，是你徒弟，我雖不會被他打傷絲毫，我這件皮衣，乃深海裏魚皮製成，最是珍貴，被小狗打穿

一洞，照我平日規矩，無論何人，對我稍爲無禮，必殺無赦，他倚仗是你的徒弟，這樣猖狂，萬容他不得，非我親手將他撕裂，不能消恨，他將張家兒子撞傷，被擒牢內，半夜逃走，不是蘇李二兄，對方決不甘休，他佔了便宜，還要賣乖，實在可恨，因我對於仇敵，向例親自下手，從不要外人干預，在重陽節前，你師徒祇管放心，有我黑老作主，決不許張家和別人，有什舉動，聽說玉泉崖太遠，道路又被山水衝斷，中間里許長一段，水深丈許，不知何日才退，事情就此定準，萬一蘇李二兄，有什話說，信便送到此地，省得往遠裏跑，路不好走，那崖太高，常人也無法上去，你看如何，姜萬二人，本來同立門口，望着小黑人發笑，姜飛幾次想要上前，均被萬芳拉住，直到對方，把話說完，鐵笛子剛答由你二字，萬芳忽將姜飛一推，輕輕一縱，便到小黑人所立大樹之下，戟指笑道，你這黑小鬼，再發狂言，我沒和你訂什麼約，那就不客氣了，你八年前，在武夷山頂，被我夫妻打敗，還死了兩個同黨，曾說至多三四年，必要將我夫婦，撕裂而死，隔了八年，并無音信，今春才聽人說，你因在武夷慘敗，同黨傷亡殆盡，立足不住，竄往兩廣，後又逃往五指山中，專一欺壓那些黎人，正想這裏事完，前往尋你，沒想到在此，不期而遇，祇當助紂爲虐，真有多大本領，原來仍是從前伎倆，就你這樣，也敢欺人，有本領先報當年之仇再說，方才那一掌，如覺不够受用，可要我再找

補一下，黑人好似胆怯，癡笑怒答，賤婢廢話少說，此時彼此不知深淺，你們人多，我以前是你敗軍之將，決不含糊，在未和你們，正式交手以前，你黑老爺，認輸如何，說罷，回身要走，萬芳聽他，口出不遜，大怒喝道，野種休走，說罷，回手往腰間一拔，一枝三截鈎連槍，立時抖直，小黑人早防到這一着，業已接連幾縱，蜻蜓點水，晃眼就是好幾丈，那連在身上的黑斗蓬，隨同兩臂顫動，宛如一隻大鳥，凌空飛翔，動作本極輕快，又因方才，吃了一劈空掌，知道厲害，惟恐又受敵人打擊，縱時，不住迴翔轉折，將頭回顧，黑翼凌空，分外顯得輕巧好看，黑老縱到斜對面高坡之上，回顧敵人，不會出手，萬芳已被鐵笛子止住，勸了回去，手指自己，正在說笑，知被看輕惡狠狠手指衆人這面，怒嘯了兩聲，方始往山口外，連縱帶跳，如飛馳去，旺子笑說，這野種長得活鬼一樣，又像猴子，又像蝙蝠，他那吼聲，比狼嗥還難聽，那裏像人，他叫什麼名字，姜飛正埋怨萬芳，不讓他上前，自己却縱將出去，鬧得一陣雨水，這是何苦，聞言，接口笑答，你這小孩，真不知深淺，如何不聽招呼，便先出手，沒有我們在此，你這條小命，就保不住了，你師父劈空掌，多麼厲害，何況相隔這近，對頭人又凌空，如換別人，早已臟腑皆裂，他却祇往前衝了一衝，輕輕落在地上，連身子都未搖晃，這等功力，豈是常人，所能抵敵，你那一鏢，也真打得巧，他那最寶貴的魚皮飛蓬，竟被打

穿一洞，這廝名叫黑老，原是人與山中大猿，交配而生，生具異稟，又拜在一個異派能手門下，本領甚高，自來沒有名姓，乃師先叫他小黑，後來年長，在外爲惡，自家改稱黑老，休看人小，年紀少說也在半百以上，天性凶殘，殺人甚多專講手抓撕裂，年前，在武夷山中，我二人與之相遇，還有兩個同黨，也都凶惡已極，我和你二姊，不是仗有師傅獨門兵器如意鎖心輪，和一口寶劍，想要全勝，照著彼時功力，都未必能有把握，爲了這廝，心狠手黑，特意爲他，尋一老前輩，苦練了兩年三元圖解，準備等他上門送死，初意第三年終，不免一場惡鬥，這廝想是探知我二人的來歷，知非敵手，二次相遇，不勝必死，始終沒有尋來，爲了惡名遠播，遭此慘敗，自覺無顏立足，隱往海南五指山中，常在兩廣爲惡，形跡均極隱祕，今年方始聽人說起他的下落，既敢來此，助紂爲虐，必有幾分自信，方才我聽出門外，樹枝微响，同時，瞥見老漢，朝我打手式，料知來了勁敵，還沒想到是他，後來看出，多年不見，還拿不準他深淺，故意避往後窗，暗中準備，先由你師父，和他交談，本意祇想取笑，還不想當時相對，因其說話太狂，才忍不住，剛剛回身，不料這廝，竟是知機，立時收風退縮，你師父自然容他不得，先給他嚐了一點味道，看神氣，這廝祇是昔年，受創太重，存有戒心，又見我弟兄三人在此，惟恐三打一，越發有些胆怯情虛，蒼皇退去，這一掌，未將他打倒，可見功力，比

前大進，已非昔年，他和老鬼蘇五一樣，陰狠歹毒，不是斷定全勝，當時情願吃點小虧，事後報復，更加慘酷，你不該打他這一鏢，他那魚皮斗蓬，最是珍貴，本來刀斧不傷，不知怎會被你打穿一洞，此鏢那裏來的，如此鋒利，鐵笛子接口笑道，此鏢乃老漢所贈，原是百煉精鋼，并還雜有寒鐵金精在內，能穿兩三層鐵板，上面還有老漢昔年仗以成名的標記，想是喜愛旺子太甚，送了幾枝與他，要不是恐怕落在黑老手內，看出來歷，我也不會搶先去拾了萬山笑說，此鏢多年不用，爹爹恐兄弟胆大，山中遇險，贈了七枝，上面雖有昔年標記，話早教好，就被外人發現，也不妨事，姜飛笑道，原來此是老漢昔年成名之物，這就莫怪了，旺子今日，樹此強敵，以後真要隨時留意呢，萬芳氣道，這野種小黑鬼，莫非真不要臉，方才我問他八年前，所發狂言，還未做到，如何又要與一小孩結仇，動不動便說用他那雙腳爪，把人活活撕裂，真個無恥該死，我決容他不得，旺子不必在意，日內我就尋他，是好的，先把我夫妻這兩個仇人，撕裂再說，鐵笛子笑道，師妹何必和野種，一般見識，旺子也實胆大無知，以後不奉師命，不許隨便出手，今日雖和這野種結仇，這廝向來自大，師妹方才的話，雖未說完，他便先逃，光棍一點就透。在未和我們，交手以前，決不致於單尋旺子作對，我先還打算叫旺子，獨居玉泉崖山洞，你們二位一來，我已變計，他雖無須隨同出敵，除却動手那天，早晚都

有人，和他一起，不足爲慮，到他昨日吃了一點苦頭，一夜未睡，我們三人，率性換了裝束，把形貌變過，去往王家暢飲幾杯，午後我再出去一趟，讓旺子睡上半日，等我回來，再打主意，離開此地，就便試試對頭，如有人來，能否看出我們形跡，師妹你說可好，萬芳笑道，師兄如何專問我一人，我已半老的人，莫非還是當年愛好看的皮氣，怕你把我變成醜八怪麼，自那那年，用了你的易容丸少却許多煩惱，你二弟童心未退，恨不能每次出門，都變一個樣子一點不知愛惜，本已剩下不多，去年我們分手之後，沈大哥又尋了來，他向來不肯用這東西的人，爲了一事，不便露他本來形貌，剩下一點，全被討去，我們沒有用的，才現本來面目，并非得已，這次尋你，一半爲的是討藥，後聽傳言，蘇李二賊，公然到處聲言，要和師兄拚命，又由土人口中，問出你的踪跡，方始連夜趕來，以前兩次相遇，都在山中，故沒有用，那是怕難着呢，姜飛笑道，你弟妹說我童心未退，他也五十二三歲的人，還是當年天真，每次出門，用藥最多，有一次，還裝成一個麻子，再加上白癩瘋，朋友相遇，全認不出，多半笑得肚痛，他還得意非常，隔兩三天，變一付醜態，却專說我一人，萬芳嗔道，我最恨你，無論見了什人，老是把嫂子弟妹，掛在口上，那怕多年老友也改不掉，好像不這樣說，人家便忘記我是他的老婆，特爲提醒似的，我們師長，都有極深淵源，雖不同師，無異同門，你更是我們

的老大哥，又是先進師兄，至交至友，對你叫我師妹，多麼大方，爲要一句一個弟妹，平日口口聲聲，男女一樣，對我尊重，說起話來，我彷彿成了他一人所有，莫非那藥，他就沒有糟塌，旺子見二人，生得那麼年輕俊美，爭論起來，更和平常小夫妻拌嘴一樣，及聽年已五旬以外，方自驚奇，鐵笛子已哈哈大笑道，你兩夫妻，年已半百，如何還是當年新婚不久情景，看你們這樣親密，我這一生未享家庭之樂的人，真羨慕極了，閒話少說，我這次易容丸帶得最多，并還各式皆備，照我方法，什麼醜態，都變得^多出，祇要像你們這樣好看，辦不到罷了，被小黑鬼一鬧，酒菜一點未用，率性送到對面去吃，換了容貌過去，作爲酒客，方便得多，萬山在旁，忙起應諾，端了先送來的酒菜，先往對面走去，鐵笛子隨由腰間，解下一個革囊，倒出二三十個小鐵匣，內裏放有各式各色大小丹丸，外面注明用法，令旺子取來清水，各取一粒，分別用小杯裝上，加水化開，取出毛筆，照着姜萬二人心意，塗向臉上，鐵笛子再從頭頸底下，拈着一點薄皮，往上一揭，先現出本來面目，也將藥水塗上，旺子這才看出，師父面上，蒙有一片薄皮，那面具其薄如紙，不知何物所製，非但巧奪天工，竟連五官七竅，一齊蒙住，一直套向頭頸，連眼皮都是嚴絲合縫，不是眼見，說也不信，再看師父本相，仍是貌不驚人，祇是圓臉，變成長方，眉毛口鼻，好些不同，就這樣，一層薄皮，簡直把人變作兩付形貌，

決不相同，因聽師父說，化裝容易，祇這付特製面具難戴，要費許多時候，格外細心，才不致於被人看出，并說，這類面具，共有好幾付，有的還生着一部絡腮鬍子，顏色也各不同，正聽得有趣，意欲一試，沒敢出口，忽聽身後笑聲，回頭一看，不禁驚奇，忍不住也笑將起來，原來就這一會功夫，姜飛變成一個滿臉縐紋，生有酒痣的老頭，頭髮也被染成花白，看去不過年老，還不怎樣，萬芳却被變成一個中年醜婦，臉上紫一塊，黑一塊，一雙妙目，也成了一大一小，面上還生着好些瘰癧，除一口皓齒未變外，人已醜怪到了極點，無論如何，想不到這便是方才一個容光照人的美婦，再看師父，藥塗得并不多，輕輕幾筆，人却大為改變，不是二人貌醜，如非親眼得見，決認不出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集分解。



鐵 笛 子

店書文匯 ·· 者版出
店書文匯 ·· 者行發

(究必印翻★有所權版)

版出月七年〇五九一元公
號三弄二〇二路中東山海上

40